



~ 16  
2346  
12



2346  
21-12

記言別集卷之一

詩

驚雷節到羽溪觀日出作

羽溪東畔海茫茫烟濤極目連扶桑青帝鞭霆  
駕蒼螭羲伯授時居岬夷金烏騰翥海色動明  
霞紫氣開朝暉層臺百重何縹緲雲霓滅光  
依依我欲登之不可梯異境恍惚懷轉悽百年  
辛苦長謳吟路窮絕域歸思迷

宜春村贈別季弟舒歸京洛從仕三十韻

此地豈嘗期此別豈嘗知炎蒸瘴癘地漂淪偶



棲依官家賑斗粟百口仰不飢旅泊既已久萬  
音聽亦宜人情苦懷土址望攬涕洟蕭條兵火  
盡一遺瘡痍感慨徒歎恨時運竟如斯念昔  
奔竄初狼狽各分離積雪陰山道玄冰渤海濱  
轉客到日南時久已序移雪峽擁篝火朱涯畏  
炎曦辛勤千萬里百憂惱相思豈料今日在惆  
悵心如癡九死經艱難相對淚已滋離情逢會  
合喜極還成噫隣人目携酒酣醉動歡嬉沉冥  
卧不省萬事復還遺連延數十日忘却在天涯  
人生一聚散迺知無常期苦道官事忙歸鞭不

可逢驩逢能詐幾盈月感易虧窮途復此別黯  
然惜解携憐我羈旅情牽添別離悲惻惻抱辛  
酸中夜泣漣瀾情牽語更連聽者怨支離少年  
慕高節恥與衆人隨平生誦周孔耿耿空自竒  
感歎長吟哦白首計已違已矣勿復道咄咄且  
何為贈言送爾行士固貴自持行身一失誤悔  
恨莫可追努力勿懈怠隨事憶箴規

嶺南道上逢趙生

前年此日在羽溪西登太白望扶桑跋涉山川  
一千里南窺絕影窮炎方逢君此地真邂逅懷

抱與我皆悲傷自從山西多亂後三年不得歸  
故鄉咄咄人事長羈旅謳吟只自饒文章丈夫  
豈終老蓬蒿揚眉一笑思激昂

過召文有感

千載召文國亡墟足悲涼繁華不復睹荒草野  
花香壘壘見古墳濯濯無白楊田父耕隴上猶  
說景德王天地一何悠終古幾興亡物理本無  
常人情徒自傷感起前古恨獨立慨嘆長

介峽

介峽峻不可越連峯石色靈晴霞入谷却愁

天地窄峽确礧勢相摩山回逕盤行轉迷磔  
壑磊磊水層波幽崖積陰雪未消礧草春迴不  
見葩怪鳥相號不知名飛生飢摘木墮空柯  
力盡崎嶇出木杪巖壁猶高山日斜我行吐未  
窮險阻羈旅只足饒吟哦

早出新安途中望日傍白氣

我行來自石盃西土雨昏目雜豐隆曉出金鰲  
十里望崇墉百雉跨穹窿一夫呵怒萬人沮元  
戎設險籌策雄朔方殺氣彌宇內直射日傍成  
白虹黑暈匝日欺朝曦傍珥如炬奪瞳矐忽疑

燭龍嚼曜窺寒門又似祝融把火燒天紅吾聞  
堯時羿射九日落更有並日燠旱扶桑東弭災  
息怪聖人化邈然不得追遺風白頭感歎誰復  
知向天無語泣無窮

自三月至五月不雨

八年七旱水行死湯禱格天傳千禩赤憎赤黷  
爍如焰九潦不用勤一似烈火生石土山焦陽  
侯波渴愁焚燎塵人徙市瞽巫禁上天曾不恤  
生成自是黃母弄妖火炎炎九萬燒青冥召災  
致祥豈無故人事佛亂天經冥冥已可見死

朕神驚鬼噪難安寧句芒泄訛白帝殃黃河東  
注不得停咄吒長吟託風謠使我不見徒自鳴

經亂後感樊梳自述

逃亂經年走窮陬東窺日域南炎州世事咄咄  
皆可歎意氣激昂增煩憂色晉重繭卒存楚晉  
連高論扶東周讀書萬卷無所補竄身絕域多  
慚羞腰下寶劍酬一飯囊底樊梳猶藏收朝來  
新沐理亂髮直臨滄海明雙眸

自戲

文章千古慕頡頏白首磊落誦殷盤楚玉不售

畏剝則謳吟只自抱辛酸從人作力愧無財癡  
拙每被恣欺謾手鋤耒學耕耘三年枯旱田  
疇乾又逢世故身流離咄咄時命誠艱難衆人  
悶我常窮窶居然猶有好容顏萬事付命還可  
喜富貴不易吾飢寒

放言

天既依於何地亦付於何生生本於何終古儘  
無涯水火互相薄品物自相摩愛惡成於物利  
欲遂紛挐聖人推元化理物無差訛班班各遂  
性位育在中和探弄造化機中夜發浩歌

竹嶺

人喧小白太白高復嶺重關天下壯積翠巖嵒  
六百里烟霞縹緲連青嶂石棧盤回危且險行  
行賡息頻側望三月嶺上見積雪高處寒凝未  
暄暢蜀道不得難於此使我羈旅久惆悵

橫城途中有感

二月橫城山峽間春晴花發百鳥鳴亂峯峻岿  
谷自盤蒼松白石溪水清居民無事多壽考峽  
俗淳朴少所爭自是山中多古意豈如京市多  
喧驚浮生役役何時休到此還增感歎情安得

溪上數頃田遠追沮溺窮年耕

堤川寒女

堤川寒女貧無依短袖數挽纒掩肘佇立街頭  
長歎息泣向東風弄官柳自言京華朴四宰燂  
世當時稱富厚薰天豪貴世所慕嬌娥嫚睨不  
知數十八選為賜牌婢歌舞獨步無與偶雲鬢  
花顏紫羅裙宴罷高堂惱春酒自謂歡樂長如  
此冷笑寒閨貞節婦可憐人亡事更非豪奢冷  
落為草莽桑田變海在須臾伊昔紅顏今白首  
容華落盡誰顧見棄作公須老食毋青娥無復

妬冶容惡少憎看雙老醜尚有芳心未全消歌  
曲徒悲襄落後

險里

洪川窮址獐蹄縣太古鴻荒猶未開人民朴略  
兒睢盱群居老死絕往來逢人相惡不相親語  
聲高軋雜喧唳自是山夷隔王化野心未失生  
嫌猜貊址深昧多積陰天晴萬壑恒雲雷谷暗  
溪喧山石濕千峯凍雨白崔嵬荒隅隔絕風氣  
殊使我悄愴吟且哀

贈白雲寺僧

僧自白雲山上歸白雲隨錫來郊扉郊扉亦有  
無心老身與白雲無是非

綠竹杖

闍崛老人綠竹杖龍鐘九節青琅玕遙知孤翠  
在南嶺雷雨拔出蒼虬蟠老人知我頗好奇提  
携遠寄扶踳跚亭亭久抱霜雪苦清冷當暑手  
生寒勁節固有知者知徒令志士抱長嘆伶倫  
伐取學鳳鳴太公折得釣滄灣我今拄來海上  
遊魑魅辟易行無難天生奇物稱我意恣遊白  
石清磯間

寓居宜春王子範

山峽日多雨颯颯寒木秋寓居遠深僻萃嶽亂  
峰幽濕蟄掩蓬蒿鬱悒抱百憂忻逢繡衣史昔  
日同里遊經年沙漠外豈料對青眸相對慰寒  
飢情意兩綢繆猛獸日逼人咄咄誰能驅海鷲  
辭天霜蒼茫歲欲道已矣勿復道得酒強寬愁  
書生老瘳廓大吒仍長謳

寓居毛兒遇山水僧信旭題其卷子

闍崛老翁號旭公身被草衣佩木魚逸名絕俗  
遊香冥剝巖鑿翠類穴居山深築室日月夕風



雨颯颯侵戶牖石柱青苔山氣濕禪堂象教半  
頽朽思將營築開新構來叩閭閻百姓家手持  
楞伽貝葉經青眸白髮顏如花從人說法動氓  
俗歷數萬乘皆超波此法傳來一千年生祥降  
瑞驅妖魔灾殄不作年穀穰群生至老無殒殤  
家家種福多懽喜又道來生壽福長堆金委帛  
無所惜去千萬劫常無殃分明施報如授受人  
入皆可望吉昌其言一一倘可信吾亦長飢求  
飽嬉請看古來窮達人何人事佛何人嗤

庚辰九月三日從花開洞觀雙磬石門因

登佛日俯青鶴洞玩瀑布感懷作

佛日直俯千丈磬寒崖峭壁纔有路風塵不到  
烟霞老洞府蒼蒼石色古東望香爐瀑布水飛  
流亂灑深如霧白日晦迷忽悽愴天風颯颯吹  
飛雨學士舊跡青苔沒真訣不傳心獨苦鶴去  
山空日月深使我杳然思玄圃

靈臺上遇暹公

暹公不飢仍不老學道西山八十年逸名絕俗  
竄巖谷草木食形顏妍心如枯木無所慕寂  
然神完而氣專申申眷我授秘訣我亦與世長

遺捐回頭一笑隨烟霧手持芙蓉參列仙

興陽孝兒

興陽大江里孝兒名燦文善行人所服聞者動  
驚喧頽然在鬢亂長者詎敢羣其父病在床俄  
頃死生分藥石昧其效晨絕到日曛悲號感神  
理指授覺助所割血灌諸口死息迴氤氳孝感  
豈偶然此理信不昏嗟我感其事卓卓古未聞  
為之下問問題詩贈慇懃百行自良知諒我古  
所云君子貴擴充勉勉期相敦非學安能遂孜  
孜讀典墳

神蒲峯

支題天冠山別名在長興南境大海上

支題山中百丈石上有仙井之水泓且清嘗蒲  
十丈九千節自從開闢始勾萌盤生屈曲蒼苔  
老蛟螭糾結鬚鬣青我来採得神如旺服之可  
以通僊靈

登九井峯逢雲霧作

支題秀出八千丈毗壚瑞石參相望上有蒼苔  
九龍井變化雲雨連溟漲仙人搖石青臺間丘  
壘欲摧空低仰長生石標秘不開豈為千古恣  
欺託異事漠漠誰料得使我獨立神慘愴依舊

千年石鹿車直俯虛崖窺曉曠排風遊霧安可  
極呵妖叱怪神愈旺翩然被髮戲帝傍下與萬  
物俱跌踢

和古亭丈人古詩七韻

萬物隨化無停機百川東逝何沄沄莊周闕誕  
恣戲謾堯跖俱朽誰能分淳風已死聖人遠後  
來雕琢泯人文馬遷餘史意已荒自附春秋真  
妄云楊生草玄心獨苦岷岷恥與數子羣從茲  
不怠倘庶幾不待千載有子雲古來固有知者  
知白首頗勤讀典墳

田茂才卜居閣岷下其地環疊山層峯中  
有竹林郊原謂之獐合舊縣云有八景各  
為五言詩贈之

其一

卜居近林壑愛此山水清陶然想太古窈窕無  
俗情蘭若隔雲壑清曉聞鐘聲

其二

地僻少人事豈有塵累嬰閒居喜幽獨伴此林  
壑清日夕山更高前村暝色生高樹繞虛落依  
依州上平

其三  
出谷復溪橋朝日照巖壁白雲從壑起郊原生  
草色溪南牧童在跨牛穩吹笛

其四  
高樹臨西塢野亭俯磳橋有客來相訪竟日話  
漁樵言語盡淳朴風俗隔塵囂笑罷相送去還  
愛古意饒

其五  
春峽暮愈碧景物晴更好崔嵬青犁牛騰蹕勢  
傾倒天空月色出遊氣淨如掃浩歌動高興曠

然遺塵惱賴有山中人與我同懷抱

其六  
寥廓任踈蕩得閒心獨忻鴈嶺孤鳥上日夕看  
歸雲浮雲自無心我亦遺世紛拔俗巢與由千  
載追清芬

其七  
磊落舊學亭層崖俯清流坐石玩游鱗得意仍  
淹留潛泳見天機此理何悠悠曠蕩莊周生相  
忘濠上遊

其八

聖人既已遠鳳鳥久不來至今清磬濱空餘翠  
石臺嗟我抱琅玕悵望徒自哀白日碧山靜澹  
蕩知春迴尋花恣幽步此意何悠哉

楓查

閭岫陰崖亂壑水奔流激射漱滌開巖洞磊磊  
見白石上有老楓樹槎枿盡摧折其根半枯半  
朽斑斕唯見苔蘚色拔之倚巖壁矐其奇形恠  
狀不可名在昔神禹象物鑄九鼎誰令物恠化  
為木石潛其形我心坦蕩嘆且愕瘦高見雙脚  
塊然反拳矯額又樞樓誰遣狂道士蹈足舞八

風仰天仍大噓立斯須移來置之几案傍對此  
杳嘿聞風飗嘗得大勢懸之壁間聞風過之則其鳴呀呀

大江上醉題蔣氏亭子

我從閭岫來登臨江上樓水國陰氣蒸冬雨濕  
芳洲江流蕩浩浩遊氣與之浮主人喜寥廓高  
義出茅流酌我紫霞春慰我千里遊相對莞一  
笑曠然散塵愁

早春北行嶺下述懷

嶺峽岩堯山氣深日高雲霞猶未斂雲深石古  
棧道危絕壑嶄如俯坑塹姑毋層城不知年石

洞深松見茅店辛夷花開柳眼黃川波生目綠  
可染白鳥飛來山更高信馬溪橋看不厭風光  
澹蕩生氣氤氳春宮青女弄冶艷却思苦寒閣岫  
陰顛項殪死久已殮東去頗窮清洛源白石清  
溪波激灑祝融遙禮華蓋君紫霄祥飆徵異驗  
赤松滄海仙人臺金烏躍波光閃閃嶺海東南  
一千里歷覽山川飽已馭忽忘身世長羈旅藻  
摘日富曜鉛繫皤公一生好遠遊興足意長思  
愈瞻文章古來窮亦奇遠追甫白揚光焰

有感戲題

老人學禮不學務談禮每被多人咻嘗論傳重  
嚴正體適使海為三江流又言元嗣合正名謂  
我讒妬間鴻猷衆口嗷嗷皆自取對人色沮懷  
慙憂此心耿耿日月明從今休語追愆尤

日食歎

丙午六月一日日在申日食日色常微薄春  
夏來尤甚以為尋常乃不覺有日食之變晚  
後覺之有感作日食嘆七言凡十句

七年六月庚戌朔咎象見天白日黑吾聞日為  
衆陽宗闇虛射日成薄蝕天正素服親伐鼓庭

氏寧弧射太陰妾婦乘夫臣背君司道壞亡天  
戎侵巧言似忠不可近堯禹之聖畏孔子自古  
妖孽豈無回天象不違人事忒春秋二百四十  
年特書三十六日食日月告凶哉最大但願明  
君嚴省飭禍亂萌生誠可畏切近之憂在讒賊  
前月朝家布大禁欲言不敢長歎息

雲溪寺贈法潤

湄江學士般若碑禪宮象教潤公作鑿石開筵  
躡層巔縹緲檻跨廖廓下有懸崖瀑布水雷  
雨滿耳雲滿壑

李洪州挽詞 命祥

憶昔論交際兄事李洪州一代推人物斯人出  
等流天地方艱虞誰能濟代憂許身報 明主  
志欲揚鴻猷嶺海一千里專命擁戈矛南州固  
扞殺方略見崇牖蜀犬吠日雪竒才衆所誦咄  
咄已陳跡遺事記山碑嗟余遊南紀行歌任衰  
遲當年恤交道憐我老寒飢俯仰成古今萬事  
一傷悲幾人知己在寥落淚長垂交州移葬地  
北望送哀詞

穆前年嘗作架山碑記故詞中并及之

紺岳谷口

落葉山逕微石苔筇音遲逢人不相語正與聾者宜

同諸公遊三釜水石酬龍洲相公

山曲礪硯岫岫峩峩三釜有濺白石嗟嗟山之幽可遊可樂溪之清可沿可濯

瞻彼山田其耕澤澤邈矣神農肇我稼穡岩之沮溺耦耕熙熙緬思故人我心則怡

今夕何夕同我良儔良儔孔翕如球如璆山有鳥水有魚且詠且謳其樂徐徐

自吟

安居無事足娛虞何處人間有勝區耕鑿自饒忘帝力樂生還愛鏡中鬚

賞草堂梅

前年正月雪中克家玄叟仲鎮來賞草堂梅至今年正月仲鎮又訪梅於雪中石湖梅譜云梅天下尤物論花品白不如紅紫勝於紅東方之人最愛白梅楊州人謂之聖僧草堂梅綠萼古查追憶賞梅酬和詩書紙

草堂晴日賞梅花軫幹踈枝影又斜誰遣寒翁



邀客早雪中春色入吾家 孟春仲旬眉叟稿

秋懷

宋玉悲秋切感時憂思多苦吟風雨夕蕭瑟撼庭柯

用前韻酬樂夫兄 丙戌季冬上浣

羈旅出東洛登臨明遠樓南州十二月暖日暄長洲渺江海濶極目乾坤浮歲暮迫青陽物色動春候感物諒多顏萬事水東流颯颯雙鬢凋臨風悲遠遊相別各悵悵斗酒強寬愁

山齋送客

歲暮天正寒山齋風雨夕梅花酒一尊遠慰東歸客

寄許春長

孤根分幹展雙枝太極無形萬理隨始覺生生便是易伏羲深意物先知

和陳生絢人字詩

分此陰陽畫以為善惡人末流如是遠其故正由人

怪石

石江石渚怪石蒼然苔蘚老其高不盈數尺長

奇形詭狀若螭若虎頭頰吻誇強梁旁有嵌  
實劘然中開照耀日月之容光喁喁虛籟響虛  
北陽烏閃閃箕簸揚蟾蜍玉女參翱翔異哉混  
元流形壘空碗魂神靈聚山魑木魅辟易皆走  
箴我得移之石鹿傍摩弄千年雲霧裡生黯色  
心慘愴追鴻荒

寄洪判書君微

秦王好卜筮焚書不及易至今儒不禍誰夫解  
卦畫太宰洪君微憔悴在絕域咄咄禍之本上  
疏爭宗嫡衆怒積已久非一朝一夕拳拳家人

戒竟至窮北謫石罅石幕南泥婁遠太漠困不  
失所亨夷然忘積斥老人晚學易三百六十策  
天道本无常往來有闔闢此理不可毀默究天  
下曠困者德之辨君子以驗力致命亦何怨所  
樂在窮塞

尚章君灘涂月月半前夕古庵聳累

挽閔監司

老至一何悲親愛盡冥漠之子又長逝令我增  
愴惻頽俗日浮靡子獨古人色用心霜雪間清  
苦舊家風立名值明主蹇蹇効匪躬嗟我老淪

落索居阻良覲耿耿前古義歎息心愈激到今  
死生別欲語更含酸人生如幻化萬事付長嘆  
尚有陳跡留名譽在人間感之不成眠斜月照  
寒壁欲問冥冥理應心悲淚滴

李進士德龜先人挽

自從羣枉作世路多坎軻咄咄事大謬之子死  
網羅禍福各有命任之奈何天道信泐汝事  
直反為灾不獨為君悲鬱結向誰開

哭李生德望

逸亂襄陽道相逢說艱難殷勤連上訪哀我遘

凶艱感此情意深逢場開好顏窮途頗見過垂  
老得交權誰知死生別遽在旬月間昧然歸化  
盡萬事一嗟嘆願想平生意惻惻已含酸百年  
嗚咽處墟墓白楊寒

韓叅判遷葬挽

上黨明時彥風節可廉頑致位列卿貴噩噩肅  
朝端方正傳家法餘教久不刊地理宜協卜天  
道且不慳合葬有成禮移兆自過山迺知孝子  
心深愛屬遷安至誠感神理安寧無哉難

白昌原挽

吾愛介特士不必儒雅論傲言朝俗子肯學競  
趨奔登名五十年落落謝攀援白首舊都護種  
樹在田園射獵青城下勇氣思凶門世味既澹  
泊榮名非所欣淒涼聞死事盡愛屬招魂

哭趙純誠之

吾愛斯人秀心與古人期落落衆所忌流輩好  
覓疵君平足遺世野外任棲遲老夫在漣峽千  
里隔相思逢人問衰白咄咄良為噫豈料遽長  
逝計至信還疑觀雪論書話追思夢也非細想  
平生意欲言淚已滋其生亦何為其死亦何為

秀傑者為誰埋沒者為誰上天亦無神永為化  
者悲

完陽君改葬哀詞

遠聞洪陽計屈指數十春舊遊已寂寞衰老多  
酸辛九原不可作往事只露巾直道映予春高  
義邁等倫一節夷險際誓心濟時屯戮力酬聖  
主世亂識忠臣邦人傳古事青史姓名新賢才  
不易出末路更何人灑涕見前和儼然覺有神

哭李別檢

完陽賢曹子修潔衆所推少少頗穎異佳譽自

提孩長成見志行詩禮實栽培祿仕亦非心一  
命試倘來險釁憂患仍卅年十年縲痛深追鞠  
養血泣至死哀人生有脩短暗恨命與才芝蘭  
易萎折鬼神亦多猜禍福善惡乖天道信沈洄  
蒼蒼者無神積行者為哉

哭姜山陰

舊友多老死存者且衰病永懷昔年歡適意相  
追並交情喜同調遇感成諷詠官卑何足說窮  
達各有命傷心湖海別積阻路脩夏聞君遽長  
逝欲語淚已迸萬事皆陳迹悵望西日暝後死

悲心多掩門對隻影淒涼哀悼作一言一淚併

閔監司光勳挽

僕生多病及年老尤無人事半生聞公之義  
雖不得從遊之懽其心已熟者蓋以前世舊  
好也今公之喪吊而出涕如平生仍作哀詞  
以叙永訣云

子為立巖之子孫我祖產公及三世兩家相傳  
傾意氣相知不比尋常托交契所重皆許古人  
義子有皎潔之操冰雪清我生嚶靡老齟齬子  
貴立名值明時義冠玉佩鳴璫璫嗟我不學農

不學圃蓬累行謠漣水渚子今辭世入長夜長  
夜冥冥不復曉古心古義安可得萬事茫然付  
冥冥有生畢竟同歸化泉下相追倘可期草死  
花開年年為悲傷能幾時人生感感感陳迹不  
如與世長遺生死別不相知己焉哉吾與子俱  
為人間六十五年客何如枕上片時春夢遲

河濱李氏挽李彥榮妻

孺子失慈母號慕不忍聞泣盡繼以血漠漠死  
生分飢寒誰復念鞠養付郎君

題蔣明輔江舍

穆頊年進亂南奔就食於嶺海之陬時抑內  
翰樂夫初出海亦寄客於此以暮春之夕來  
尋蔣明輔江舍明輔早棄科名處江湖而熙  
熙者也從吾遊者尹秀才昇高而在坐金國  
士尹子厚皆家故長安而落南者也感而題詩  
江水綠如染天涯又暮春相逢偶一醉皆是故  
鄉人

無題二首

散步臨溪岸撫芽弄陽春身閑隨處樂知是太  
平人

孔門七十子問仁者幾人唯有顏回生三月不  
違仁

老贈微上人十有

老人行年八十有八古之壽考之年為期願  
之老上人委來見仍求書老人怠倦昏耄無  
人事久矣不可以筆力示人自嗟人生不如  
山石之無知知覺不如任死任生生而無過  
無過而歸足矣作散言二十字書贈良為自  
笑詩曰 詩見續集而題曰無事偶吟  
人生不如石礪礪無崩毀彭殤一壽歿不足為

悲喜

山日痛

前山山雪晴暖日長如春淡泊天機靜書中對  
聖人

病中作二首

壬戌四月

說讀古人書行年八十餘所為百無如拙黨無  
如余  
有感必有應此理本不虛殷人嚴鬼神鬼神豈  
欺余

記言別集卷之一終

記言別集卷之二

疏

辭持平疏

丁酉

伏以臣衰敗病劇前任工曹佐郎昇疾還鄉已及旬月臣宿患血疾眩瞶增劇前者誤恩荐加陞授本曹正郎病益彌留未及趨謝 恩命今此新授司憲府持平實出萬萬夢寐之外不近不似聽聞驚駭祇受本月二十日有旨乘駟上來之 命惶怖失措不知所出臣材識庸下無一可取之實從前忝在庶官執事之末尚懼



不堪其職况此臺侍極選臣何敢自以其人冒  
居匪分上而欺天下而欺人內而欺心外而欺  
名辱朝廷之名器自速罪戾雖滅死難逭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重朝廷用人之體千萬幸甚  
臣疾病沉綿不得扶舁上道請罪闕下臣罪益  
大臣無任戰慄死罪死罪

又

伏以臣材稟鄙拙無一行能可取無所比數固  
矣不圖虛名欺世上徹天聽薦擢逾分得列  
清顯旬月之間累受恩命臣還顧平生慙懼

交并不知所出若叨荷寵命覩然冒進滿朝  
士大夫謂臣為何堂堂盛朝用人錯誤至於如  
此貽笑四方顧不重歟昔虞人非其招不往聖  
人取之以不賢之招招賢賢者耻之今以賢人  
之招招不肖事甚大謬此路一開四方之鬪茸  
舉欣欣然慕其僥倖將接踵而至臣實為四方  
鬪茸倡臣竊耻之又豈如此而已一時名節之  
士皆以為耻恐不願為之仕也前於凡官執事  
亦其猥越况此臺臣所職事體甚重如臣不才  
衆人所知設使臣強壯無病不自量冒衆笑排

衆譏偃然就職臣身榮耀則有之其於廉耻何如哉任官匪人損辱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正用人之方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引見時問答

上曰待已久矣何不上來對曰 召命屢下以臣無似不敢當故也 上曰欲召用在在外之人謙辭則然矣當盡職事何以固辭對曰臣才品庸劣又無學術未有鄉曲之譽而虛名誤徹天聽恩命至此聽聞驚駭此豈愚臣所敢當者

也任官惟人苟非其人盡職何敢當也 上曰許厚何終不為用而去對曰年迫七十筋力已衰不堪供職故也 上曰爾年幾何對曰臣犬馬之齒六十三也 上曰自鄉上來必有所聞見欲聞鄉曲之言對曰近來人心風俗散亂極矣朝廷之政教守令之治萬無保合之理臣之愚意君德為本君德修於上內則內治正宮禁嚴外則百官奉法朝廷嚴肅下民知所畏敬人心風俗之變在此也 上曰然人君不可獨為必召召用在在外之人此意也因進曰臣八月除

授本職今過限之後來謝 恩命人臣分義豈  
合如此伏願 聖明通斥臣職以尊朝廷之體  
面 上曰事勢自爾如此何必云爾對曰事體  
不得不爾 上曰勿辭

辭持平疏

伏以臣即見府吏分發有令該曹食物題給之  
教驚惶失措不知所為臣雖新從鄉土入京自  
有當受祿俸又在今日明日所食自足此職分  
所安又何更有別賜 恩典以私一臣哉亦非  
臣所敢當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安微

分臣無任驚惶隕越之至

又

伏以有書筵小吏來布舉行條件入侍書筵之  
事尋又伏承 經筵之命以臣賤劣蒙被 渥  
恩寵遇至此臣感激 恩私殺身不足以報答  
臣竊伏思之人之才稟不同有能有不能如雞  
能時夜而不可以守廬馬可乘而牛不可以馳  
也使臣守分田廬勉率鄉黨小兒使知事親從  
兄之義庶不犯國家之禁令臣固願不辭至使  
臣強其所不能以之任職居官是使狗時夜而

使犁牛馳也臣叨荷 恩命自以非分所堪常  
恐猥越况此講學重地以臣無似加以視聽  
衰耗言語不捷應對之際亦甚未安而所學慙  
忘自知無所裨補而冒忝入侍之列大不近似  
徒污名器伏乞 聖明亟罷入侍之 命以尊  
事體千萬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戰怖墮越之  
至

辭職陳戒疏

伏以 殿下過聽群臣之言以臣庸才誤被拔  
擢 恩澤優渥臣既叨荷光寵職當竭盡駑劣

報 殿下之恩而臣年老沉痾且痾顛委日迫  
自量精力已無可為記曰孤死正立首臣得以  
骸骨歸死立墓之鄉無他願也前冬累疏陳乞  
聖德推恕許以寬暇不責其慢臣幸延衰死之  
命得至今日 恩私入骨日夜徒思蹈舞 恩  
澤歌咏 聖化以終年齒足矣不圖今者又有  
徵召臨門 殊眷益勤臣感激猥越不知所處  
禮君使臣以義臣事君以忠今臣衰老且死雖  
不能陳力就列私自念願至 闕下肅謝 恩  
命瞻望 宸極歸死無恨強力登途雪後風日

陰寒舊病粹甚肌膚頑麻昏憤又劇都門不遠  
勢難得達臣嘆息自恨係心顧懷微衷耿耿無  
以自白徒自悼也昔我 仁考以盛德中興之  
烈不幸遭值艱難以權宜得全追紹前烈為億  
萬無窮之計在今日 殿下能夙夜憂勤子惠  
困窮必攬才能有君如此可謂千載一時今臣  
雖去願復更無死行見 政化之更新臨當歸  
路請以一言報答大 恩此以螢燭末光裨補  
日月之明亦甚踈矣 殿下豪邁蓋世德侔往  
哲見善如不及聞過如恐後進言者無諱忌咸

以極言相勉將使嘉言不伏直道昌行臣以為  
治平之業可基於此也然 殿下惟日勉焉勿  
以自聖為心有其善者自不加勉而德必虧矜  
其能者人不效力而功必隳易動者欲也難勝  
者情也一念之懈怠奢惑乘之逸豫侈心譽諛  
盈耳忠言反踈踈則不信不信則見疑故正直  
難容邪佞專恣自古而然此在入君警戒省察  
終始不貳也丹書之戒曰不強則枉不敬則不  
正枉則滅廢敬則萬世不強不敬私欲之所殺  
也私欲之所殺驕盈奢侈無所不為此亡國之

轍也聖人戒焉伏願 聖明無怠於小善勿以  
無益而不為也不遺細行見義必從四方嚮德  
無忽於小愆勿謂毋傷而不去也輕積細過恣  
心極欲其禍必亡故君子不濫溢於豫不沉溺  
於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自多亂之  
後國勢板蕩朝不保夕人心未定政多恩貸治  
道大壞以姑息為嘉謨苟且為長計前有深憂  
六患而不知慮焉姑息苟且衰國之治也方今  
幸賴 殿下神聖四方忻忻若更生無不拭目  
望治而綱紀陵夷法令益紊怨咨盈路德惠未

敷此何故也王政之所行必日漸月漬今日行  
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善日積者德日起德日  
起者治道日隆臣竊觀今日之勢上無道揆下  
無法守徒以姑息之政苟且之令欲望收人心  
恢大業者不既難矣乎昔夏之少康以一成之  
田一旅之衆能復禹績必先布其德以施其謀  
周之宣王當西周之末世更失理喻德教然後  
天下嚮服諸侯復宗周越王句踐不忘會稽之  
耻能親務施不失人不棄勞然後用兵不疑以  
此度今政亂如此民散如此天道不順如此如

此而求治猶却步而圖前膠目而求睹不可望也嗟乎妖孽之興足以見人事之乖悖人事和則禎祥見人事亂則妖孽作物理之相感召不可誣也間者天道示警四方災異之日聞蓋不可勝記臣竊未知何召而致此也臣所望於聖明者盛德之治妖不勝之必崇敬畏禁逸欲修廢政革弊俗思服先王之訓戒可以祈天而永命也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心人君能以至誠感通天地之心固結而不去則弱國可強衰國可興云國可

存伏願 殿下加勉焉今臣衰病至此死且無日以犬馬微誠不任區區望聖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年至衰老宿病加痼沉綿日久氣力無餘情理悶迫冒陳微私 聖德如天哀憐垂死疏下該曹萬萬望幸庶得分願而該曹回啓未沾 恩恕憂畏悶嘿無所自容不得已冒萬死歷陳危懇政院阻却終不上達君臣之間情義壅隔爵爵無所自得設使臣年力不衰病已痊安職在言責既無一言稱職徒享爵祿義之所

不安不知無耻也臣入京三月行公纔十日怠  
官曠職未有如臣之比而臣猥荷隆眷光寵  
滿溢揆之分義筋力未盡固不敢求去也事勢  
如此連疏不止者非特病入深痼而已 殿下  
以古人之義使臣臣亦以古人之義事 殿下  
也伏乞 聖明亟賜罷遣還守微分死得所歸  
天地之恩也臣無任區區祈懇之至

辭掌令疏

伏以臣以無能叨荷誤 恩冒忝非分夙夜憂  
畏恐負 殿下之義故忘其猥越前後進言無

所敢隱臣實黨愚暗於事務言不知擇平居里  
巷且不見信而敢以私室大言冒瀆 天威罪  
合萬死特賜愍 批勉諭諄切臣益荷 殿下  
寬恕之恩誠欲勉礪鴛鈿以答 大恩衰年宿  
疾精力消削日耗月喪徒有軀殼塊然而人事  
全亡數月來病益委頓夢死昏昧顛錯不覺喘  
息可憐臣徒自悲衰死之氣難可力強犬馬私  
情雖欲不去恩澤筋力已死更無可為而忘慙  
冒進實欺 殿下也伏願 殿下天地父母乞  
收成命令臣一息未絕甘受賤分長逝而無恨



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懇迫墮越戰怖之至

請建儲疏

癸卯

伏以臣竊惟當今國家大事有關而未舉者臣  
竊惑焉臣受國大恩年至老死凡淺慮所及安  
敢嘿嘿而已乎忘其僭猥歷舉傳記所載察以  
周成王古事冒瀆 天威臣罪大矣伏願 殿  
下垂察焉 殿下即祚未有 冢嗣皇天陰佑  
聖躬誕生元子此天所以授 聖子也禮太子  
生舉以成人禮三月使士負之有司端冕見之  
南郊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以名徧告五祀山

川所以嚴統重緒令民無異望有以也方今  
聖嗣誕生已三年而未聞舉以成人禮而 儲  
位久空臣愚不知 殿下春秋鼎盛以建儲大  
計為之太早乎抑以 幼穉未長遲之以數年  
乎建儲大事稽之於禮其嚴如此天之所與人  
心繫焉固不可以年穉拘之也保傅篇曰成王  
為太子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太公為太師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成王自為赤子而教已行  
矣太子之禮如此比之古事則雖已遲矣須及  
孩提有識委任師傅以教導保養居處出入言

為動作皆有訓飭令習於耳目安於心術教達而德成然後可以保一國臣民之屬望而國家長久治安也故賈誼又曰一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與選左右是也况儲嗣國本國本未定危國之道也伏願 殿下早定儲嗣以順天心立師傳責以教養之事以從四方臣民之望 宗社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

記言別集卷之二終

記言別集卷之三

疏劄

辭大司憲疏

甲寅

以本月初九日祇受承政院書狀節該以卿為司憲府大司憲卿其乘駟上來事有 旨伏以臣樸迂嘗妄論大禮見非時議歸老田廬今已十有五年不意 聖上起廢收召 寵擢異等出於萬萬夢寐之外臣憂懼猥越不知所以處之也感激 殊遇雖欲竭忠殫力報答 大恩顧自念才識淺薄年壽已窮才過一二旬朔

則犬馬之齒八十有一以此冒進則自知無一  
報效反累 聖德之治徒取譏非執法重地所  
損非細國家用人官人不宜如此伏乞 聖明  
亟收成 命以嚴慎治體公私幸甚臣無任戰  
懼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臣才識淺薄加以年老朝暮入地不料收  
召之 命首及臣身至使近侍臨諭又有不敢  
當之 教臣伏讀 聖批惶恐隕越不知所云  
竊伏念帝王為治之道莫先於官人官非其人

必敗度此古今通戒可不慎歟况執法之職肅  
朝廷明是非如臣謏魯萬不近似伏乞 聖明  
曲察危逼之懇明慎用舍之幾適臣職名從當  
趨詣哭班以畢微誠

十一月二十日引見

既肅謝 上引見 上在廬宮衣裘服哭以俟  
良久 上止哭曰望待以矣對曰臣老於田廬  
收召之 命首及臣身感激隕越不知所出  
上曰云云進曰未知 上意視今之治亂如何  
而方今人紀紊亂義理晦塞極矣以此時中興

難於干戈創攘之際 聖德明哲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拭目望治 上宜及此時勉勵修德毋失百姓心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之德有終為貴 上即位以來有中批之說傳於中外臣受本職出於特恩乞收成 命上曰卿之宿德聞之久矣不可以中批云也宜勿辭輔予不逮

辭月廩疏

伏以臣懼 恩賜過濫上疏乞辭 上不許特降溫批禮君有賜固不敢辭而具有非禮之賜

非禮之受古人戒之古之明君嘖笋尚愛今有庖廩厚禮及於臣身貽譏四方後世非細故以臣之故為盛德之過豈特一嘖一笑之失而已哉伏乞 聖明察臣微衷亟收月廩之賜以安賤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戒為國不嚴疏

伏以政刑紊亂事有顛倒乖戾而不得其正今有負罪者執國命威福人已久至瀆亂天經壞滅人紀 先王聰明覺悟未及正名遽棄臣民逮至 殿下以累朝仁厚之意不忍加法斥逐

之略示好惡之正而已首罪者罪名遠竄而實處中道之地 恩貸至厚而不念德意失志之徒怏怏怨望興訛造謗惑亂人心義理晦塞使邪說者接跡而起者職此之由也古之聖王為之君臣父子以立紀綱以定天下君臣父子亂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政以德仁術之要王者之治亦莫善於寬裕而為國不嚴實禍亂之招也伏願 殿下裁察焉臣不任戰怖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乙卯 吏曹參判時

伏以臣不才叨荷 寵命前古罕比八十耄荒之年大病沉綿已數旬月矣待罪天官不但無一報效曠職之誅無所遮遁上疏乞免不止一二而每降溫地不許 恩適人臣分義安有尸官暇逸如此者也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以自處也臣優暇 恩澤醫藥備至幸免顛溝壑衰老重病元氣無餘餘張猶填煩悶未除動則喘急立則昏暈犬馬私情耿耿一念雖欲獲近 天威不違顏咫尺實無以自力仰首瞻天不知所云 仁宣太妃十三月大祭亦將不得從外庭

哭班臣罪尤大伏乞 聖明憐臣特許 恩通  
以安微分臣生亦天恩死亦天恩臣無任戰怖  
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伏以臣以不才加以昏耄濫蒙誤 恩冒居銓  
衡重地今已半年恬然安之無一報效徒取譏  
疵不特朝廷之體不尊揆之臣身忘慙冒進之  
耻亦大矣况臣犬馬之齒過古人致仕之年十  
有一年自經大病尤衰敗無人事朝夕且死庶  
耻都亡尸官素餐古人所戒 殿下以臣為

先朝老犬馬或有所聞識而時賜顧問臣無他  
長平生致力於無益之文而老悖昏忘百不記  
一亦無所可取心愧面赧常恐負 殿下之恩  
而為朝廷羞多矣伏乞 聖明通臣職名以安  
私分

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昨者令臣叅任籌司之 命下矣臣惶恐  
猥越不敢承當臣八十耄荒之年新經大病精  
神筋力昏耗消亡臨事顛錯十忘八九 經席  
入侍亦不能逐日隨行况籌司重任不但精力

所不堪本才踈性拙尤短於論事籌畫况在垂  
死之年尤無可觀以如此之人當如此之職不  
可備負充位而已乞收成 命以重用人官人  
之大方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辭成均祭酒疏

伏以太學者古之司徒之官我東高麗之國子  
監本朝之成均館也國制掌成均者有知成均  
有同成均有大司成祭酒之官後來特設之責  
任尤重非缺則常補之官古之所謂官不必備  
惟其人者也臣以昏耄學術淺薄更稱官號以

為一時師儒臣實不似臣以老書生從諸臣之  
後入侍 經筵時賜顧問既甚恐懼况師儒之  
重 盛朝經學係焉臣何敢偃然當此職也伏  
乞 聖明亟賜鑄改以重學教

辭右叅贊疏

伏以臣耄期多病精力消亡臣自分老死田野  
爵祿不及於夢寐久矣 殿下臨御初載收召  
棄廢拔擢不疑一歲中三遷其官位躋上卿爵  
益貴而責益大光寵至比如臣不才加以老倦  
曠職怠官無一報效 殿下所知也面赧心愧

不知所出遂欲上疏辭謝適當移 御大禮不  
敢不從陪從末儀忘慙冒進之譏臣實自取而  
為朝廷羞不細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惜  
名器臣聞任官惟其人官不擇人自古聖王之  
大戒也臣無任惶怖隕越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老死之年罷遇益隆以左叅贊又移授  
銓曹之長選人官人責任甚重百職之事官府  
之治邦國之興衰皆係於此臣耄期惛倦無一  
事可舉 聖明所以洞察者也卒然任此人當

此職不特人望所不許亦聽聞可駭以一人之  
故國體大壞所係非細况方今新化之初一政  
一令皆四方之所想望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  
以策勵世道毋失四方心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周官六職天官最大天官之職冢宰最大  
選人官人進退人專責於冢宰為任實非佐貳  
之比古人曰周官傳冢宰最難看况行此職者  
乎小臣以事君一心舉職為忠不知人則蔽賢  
蔽賢則不舉職不舉職其罰當黜三代之治知



人為本臣孤陋平生與人寡濤至於論人薦人無異聾瞽一朝當此職固知不舉職非一不但其身之罪也大則誤國敗事可懼也安敢以一身之寵利負 殿下之大恩哉 殿下察臣微衷乞收臣新授職命以重國體不勝幸甚臣因暑暍泄瀉之疾極重廢伏私室瀝血陳疏語不次序死罪死罪

三跡

伏以臣本山澤之民無他長讀書八十年拙意不通世務無異聾瞽之於視聽加以老死無日

精力消亡百不如人 聖上不察臣之實狀授之以天官之職臣受 恩感激憂畏并至不知所以處之也自古有國治亂專係於用人所用非人危亡隨之豈可使踈迂老敗之人持此柄而亂權衡哉此臣所以一辭再辭而不知止者也伏乞 聖明深思而熟察之適罷臣職以正治體邦國幸甚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辭右議政疏

伏以萬萬夢寐不到誤 恩隆厚三公之命遽及臣身臣聞 命隕越不知所出臣不但才識

言言別集卷之三  
駕下老敗昏耄無一可取 聖明所已知者也  
銓選之責雖重實該司一有司比三公則猶輕  
臣常惶恐不堪日俟誅譴况此公相之重入主  
之所倚毗百僚之所表準萬民之所具瞻臣安  
敢自以其人偃然居此職任此責上以欺 殿  
下下而欺一世徒取一身之光寵哉伏乞 聖  
明亟改成 命以重朝廷之嚴以正名器之尊  
國體幸甚臣無任悚猥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古之仕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命

為大夫七十致仕三代之達禮也今臣行年八  
卜再入齋門庶士所恥臣徒以虛名厚誣一世  
不圖遭遇 聖明寵擢異等六遷至三公此布  
衣之極也臣有何才能德慧而貴寵傾朝 殿  
下繼志述事修紀建極思不墜 先王大業當  
此之時遐邇拭目四方歸心而用人則如臣下  
才擢居上列無以激勵萬人心適足以羞當世  
之士忝汙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重有國立相之體臣非為身辭也一以嚴  
國體一以尊朝廷所以責望於 聖明者也臣

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三公者古之百揆所以統度官一其治者也此所謂萬事之綱也大臣責專則小臣不敢間政令舉而國治矣為國之道雖在極治之際不戒則亂方今之勢主少國危議論橫生天大旱上心憂恤百姓為之反身祗懼嗟乎政法一失人心之離合國之治亂存亡判矣豈不大可懼也臣以庸才下品加以年至耄荒受任於當此之際徒享寵錫而見親禮將置國

家於何地也孤恩負德罪不容貸官非其人寧不必備伏乞聖明特收成命以尊國體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辭賜馬疏

伏以大旱之餘連有久陰之徵或雨或晴四五日因雨下適當行禱之時鬼神之感何以知之不意有熟馬面給之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幸值偶然受償太濫實慢天道之應慙愧彌深伏乞亟收成命以安微分

乞逋劄

伏以臣受氣淺薄年至八十實人事之所未料  
前冬大病之後元氣耗盡餘喘如縷及今年寒  
節已迫疾病種種手足麻木有時痿痺眼眵耳  
聾視聽衰亡臣平生好書常對卷終日未嘗掩  
卷而怠今則困倦委頓無復平昔人事自知在  
世不久事一殿下日短無以報答 大恩虛受  
隆眷負罪既大乞罷臣本職兼職令任便休息  
以時入侍 經筵以備顧問臣雖昏耄猶可勉  
強駕鈍以補聖學之萬一此非乞退之意也優  
游 聖澤以畢餘命區區垂死之願也

請告焚黃劄

伏以臣五月疾少愈請告焚黃 上憐臣老病  
以暑月不許及至秋節之後以 大祭已迫不  
敢復請告矣今 大祭已過季秋祭禩之月且  
迫矣臣父母之塚纔一日半日可至無異都下  
郊外之地而臣縻官曠不省掃將一年臣且受  
國大恩寵遇優渥今人臣之位極矣乞暇焚黃  
以慰父母泉壤亦人子之心也况臣年至老死  
朝暮入地待到明年九月復見父母丘壠亦不  
可期伏乞 聖慈寬恕臣煩瀆之罪許臣情願

言身集卷之三  
十一  
俾伸豺獮之私萬萬無他望也

更申歸省壙墓之請劄

伏以 殿下憐念老臣至遣承旨傳諭 聖旨  
辭旨懇惻無異家人父子之眷戀不置臣感激  
泣下不知所以自處也人老垂盡追死之思益  
切覽物寓慕寄壙墓之哀霜露之感而已季秋  
祭禩士大夫之禮卜日而祭者也 殿下察臣  
情願既許乞暇之請 恩澤至渥幸而得伸情  
事私心喜溢治任將行 聖教丁寧勉留深切  
臣伏地感泣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顧自悲

戀上事死之感一理無間鬼神有知泉下相待  
之理亦索然矣私情切至不避重誅更申危懇  
伏乞 聖慈恕臣瀆擾之罪察臣豺獮之私不  
勝幸甚

被斥乞罷劄

伏以臣得見判中樞金壽恒劄本極力詆斥前  
後論事諸臣太半攻臣事也臣安敢晏然而已  
請列其前後所言臣既嘗罪狀時烈彼乃引前  
古亂亡之主所用姦人逆節敢擬我 孝顯二  
廟頃時曾母孟母之喻一出中外之疑大起臣

請對欲辨說破惑則以為欲與國舅召致廷詰  
指斥 慈聖之過扑瀆者以愚妄言為能事敢  
以間巷之說上瀆 天聰語犯 慈聖瀆固有  
罪然瀆以愚妄言得罪恐累 聖德之治有數  
臣者因疏決言瀆不可問則彼曰合辭請釋為  
瀆不為 慈聖損極等赦還出於 殿下哀憐  
親戚追 先王之遺意承 慈聖之明教甚盛  
德事也以為恩勝滅法其亦甚矣昔堯時有四  
凶以四凶之故下聞堯德貶損今以時烈之故  
貶損我 孝顯二廟尤非所敢言者也亂政誤

國聖人所必誅王法所不貸至戮滅彞倫絲殛  
死而無赦者也時烈貸以不死寬大之德至矣  
不圖如今怨懟之徒至此也方時烈用事首發  
時烈誤禮者臣也今時烈議罪請出首論臺臣  
者臣也當中外疑惑請對說破者臣也 上欲  
鉤問瀆數臣者以為不可問臣亦其一人也  
上命赦還損極啓發周官議親者臣也周官有  
五聽三刺大辟小辟議親議貴刑罰輕重之權  
故曰甚非得罪於 宗廟社稷不輕致于理也  
臣從大臣之後不敢不啓彼以此五者詆斥臣

無餘力臣負此詆居此位不可乞罷臣職以謝  
人言取進止

陳時弊疏

伏以臣年至耄期身遘大病氣息奄奄如不終  
夕者彌旬月矣荷聖人天地之仁醫藥百物  
曲全鴻恩幸延垂絕之命臣受恩感激仰  
首垂涕私自語幸而一息尚存獲近咫尺天  
威欲一言報殿下喘息如縷筋力全死無以  
自力撫躬自憐徒切望天之誠而已聖德睿  
哲臨下克明四方無不怡悅咸仰德化之成愚

臣所願者嚴等威以尊君德修政法以正黜陟  
崇敬讓察納忠言卞邪正斥遠儉人躬節儉毋  
忘百姓艱難廣德惠以迎天休百祥固國保民  
之道不外於此矣今日之國勢殿下視之為  
治耶亂耶禎祥妖孽治亂之表古人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日月薄蝕白虹貫日星辰告凶旱  
乾水溢此皆人為感之也今者賴殿下神靈  
國是已定人紀已正然朝廷不肅公正不張  
殿下當國勢極亂之際惟當日嚴祗畏修明政  
法以我太祖太宗創業垂統為心以治平恬

言言集卷之三  
十四  
嬉為戒自古有國莫不以長慮遠圖而興莫不以因循姑息而亡有勢移而不覺患生而莫之禁可不戒哉事不慮始而謀終卒至於無可奈何亦何益哉朝廷者出治之所四方者治化之流朝廷正而四方安人心固內外如一太平之治也為官擇人體統不亂朝廷之精神氣脉達於四方嗟乎世道大壞誣上行私政亂民散久矣書曰在安民在知人保民莫切於官人必選用廉謹吏務察民隱遣御史廉問諸道嚴考課法嚴贓污法嚴舉主法慎毋輕赦而臨之政可

齊而治可一也不能者斥去能者守官治道畢張人才不求於異代者此也數十年來水旱之灾無歲無之至庚戌辛亥蓋極矣百姓流亡四方死者以億萬計官糴不收徵及隣族隣族不堪大半虛簿又軍政積弊物故卒有徵布襁負兒無無後此弊蓋其來已久以此進言者亦非一二而率為有司諸臣所沮臣竊惜之四方赤子怨苦積久虛簿之糴何補於經費而不蠲免也物故之卒何恃於勝敗而不脫役也襁負之兒何益於強戰而不待壯也蠲免百十民悅服

已言集卷之三  
十五



萬千國家之利也收人心感天和莫善於此也  
惟 殿下裁擇焉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受國  
大恩已三世知遇 聖哲寵擢異等才淺學薄  
無一報效曠官廢職天道降罰災疹在身朝夕  
且死伏乞 聖明許逋臣職歸死溝壑敢控危  
惻以暴首丘之私

請先荒政疏

伏以 殿下誠意無間感格天心一日一夜沛  
然降雨霑濡枯旱農事大遂民心悅豫湯之桑  
林之禱不過如此臣固為 殿下賀也臣請進

一言天道無私感天易而民生多欲感人則難  
殿下加勉聖德不以一時雨為悅以和民心奉  
天時為懋旱乾水溢不足憂也方今邦國之治  
可謂極亂矣善政不舉而以法維持者亦十不  
一二亂國之治莫甚於輕赦良善不勸而敗俗  
日長有罪者輕赦而人心益輕犯法此徒益亂  
而無益於善谷廟堂方議䟽決之政人君一出  
令四方信之所令雖不盡善民不可欺也慎毋  
輕赦有罪以壞 先王之大法諺曰冤獄之上  
雀不棲巢䟽釋冤枉固為悅人心之大者而輕

赦有罪以悅囚徒特婦人之仁非為國之大敵也方今之政莫急於荒政目見飢民無食死者相繼考之節序麥秋在旬月之後旬月無食則流離餓莩不可計數而兩西畿甸之地最急急出令以救餓死之民命人心益悅而四方大順和民心奉天時不外此而實今日之先務也

因旱災進言疏

伏以災異之生天之示警其道深遠方今亢旱之災可謂極矣山澤焦涸百穀不成上心憂懼山川海岳神靈百恠禱祀畢張而雲霓之望

絕矣人事之失上拂天心耶抑氣數之變生物不遂耶一上哀憐怨枉臨決囚徒死罪皆釋恩亦博矣上天蒼蒼漠然無應何也下民困苦四方愁怨此奉法不職民散怨生羣臣之罪也恤無告黜有罪有國之常典殿下君臨萬民亦宜反身自省以為人君四方之表上失天心下拂百姓天之降災咎在一人明明不覺獲戾于天者何事一物失理上千天道積寃生災災極則禍難隨之古之聖帝明王消災於未萌弭禍於未形未然而言不信已然而言無及矣

殿下深思積慮上貴乎無事之先警戒加勉天道可冀也一物之遂一事之理四方大悅天道大順也夙夜敬忌不愆不忘思不墜先王之遺以承億萬無疆之休此在殿下惟殿下深省焉臣伏見司諫趙昌期疏批其元䟽雖不得見詆斥臣蓋至此臣之不稱人望臣之所自知而亦不自掩者也臣何敢晏然伏乞聖明罷斥臣職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災異待罪劄

伏以賴殿下神聖新化溥博四方悅豫遠近

想望而不圖災異示警元旱之災至此之極上心為之憂恤百姓殆無所不用其極而禱祀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亦無所不逮而鬼神不應方上仄席憂勤不遑暇食臣安敢晏然而已臣以不才居三公位不能正百官均四方之政百姓怨咨刑罰不中邪說肆行至妖孽上千天道刑書臣下有不職者其罰墨以災異責免三公則臣當專任其咎伏乞治臣罪以正百官之治以答天譴取進止

書進臯陶謨劄

伏以臣讀虞夏之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  
堯舜禹之際嘉言善政而皋陶謨最備  
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  
行有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故有巧言令色孔  
壬之戒

天叙有典以下安民之事也故言顯善威惡達  
于上下之訓九德一善成德之著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言典禮自天子出也

聖人大經大法備矣

臣必以古文書進者其言虞夏之言其書虞夏  
之書而其文虞夏之文虞夏之際可想也 殿  
下導而行之亦虞夏之治也伏乞 聖明深思  
而加勉焉

上釋治國五事劄

伏以臣伏遇 殿下明聖起臣於廢棄老死之  
年置位三公賜舟水圖說以教戒之臣感激  
殊遇以為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而復 賜  
三公六卿京兆三司大戒六十七言令各盡其

職臣穆與諸臣者欽誦 明教私相勉飭曰有君如此而臣下有以非道報 上者無所逸於天道之誅因推行釋治國五事拜手稽首以上

釋治國五事

上即位之元年十一月冬至朔壬辰 上作舟水圖說以教戒臣隣首言治道五事一曰好問學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過五曰貴賢而賤貨因反覆推言治國之道君之於臣猶舟水之利涉又大書糊之壁上念念不忘八大字以 賜之臣穆拜手稽首颺言曰旨哉

王言禹謨九叙九歌何以加也

口好問學明德之事也大學之序明德為先明德修身之本措之於身敬以持之禮以正之施之於九族推之於家國天下一也中庸言明性誠身自明誠人道也自誠明天道也怠惰放肆為學之大戒况人君之學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治亂係焉故夏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曰用賢良所以共天職也禹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不可以非才廢庶官聖人戒之任官不惟其人惟以私昵惡德政亂民散民散則

國亡亡國之禍初起於一念之私終於逆忠直  
遠耆德此十愆之大者可監於前古之危亡大  
可懼也

曰納忠諫所以來天下之善也夏書曰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規規君也堯德聽於康衢而  
光被四表禹拜昌言阿衡作伊訓武王命百官  
官箴王闕後王逸豫忠諫不用亂亡相尋故舜  
聖讒說殄行臯陶畏巧言令色孔子

曰好聞過聞過則改過寡而德日修德日修則  
治日隆過出於無心改則從善從善則德全文

過而澤非失德遠矣故說戒武丁曰無恥過作  
非切近之戒也桀有龍逢龍逢誅紂有比干比  
干剖心此皆惡聞過而蒙惡名於百代者也

曰貴賢而賤貨傳曰財聚則民散以三代言之  
湯不殖貨利伊尹戒太甲曰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周王紂實鹿臺之  
財而殷亡此其明驗大戒也君猶舟也民猶水  
也民亂則國亡水蕩則舟覆微子曰若涉大川  
其無津涯武丁命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君之與臣相與之際有若此者夏書曰帝庸作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臣敢復推行  
御製以陳戒于 上亦臯陶賡哉歌之遺也

請推恕言者劄

伏以臣不意今者李壽慶通正言大臣皆謝病  
壽慶之言其意專責以古大臣之道臣亦安敢  
安此職也急於將事不得仰陳此意若不干涉  
者然亦臣之罪也壽慶其心感激 殊遇思欲  
竭忠盡言不自覺語觸大臣其言雖過其心斷

斷無他 殿下慰諭大臣以安其位推恕言者  
以納其忠大臣有容受之仁言者盡敢諫之忠  
可見治朝之羨事也願忠者皆悅而亦樂用於  
朝矣古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誹謗何善  
而所取者盡言盡言然後得失不遺聖人有以  
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心來天下之諫者此也  
伏願 殿下留神焉

進戒劄

伏以聖學孜孜日勤萬機之暇讀書益力至中  
夜不懈此固君德之羨節然 上春秋未長才

及志學之年雖 聖質夙成實氣血未充讀固  
不可廢請勿以過節為度人之氣稟清弱剛健  
不同無貴賤皆然聰明清淑之姿耽讀嗜學或  
不顧過節生疾病者自古通患臣竊憂之况疾  
病之來聖人慎之古者聖人作法設官置三公  
之職其一太保保其身體保養 聖躬專在  
為宗社億萬長慮遠計其意深矣臣請進聖人  
德化之本人生而靜靜為萬化之本說讀古今  
事物盡變非靜不得居處應物酬酢萬幾非靜  
不盡亦學讀有法徒讀不足以達理沉潜自得

以至道成德立其本在靜治隆化洽豐年獲  
其本在靜順養德性壽考無疆於千萬年亦其  
本在靜惟 聖明深思焉

陳師旅之戒劄

伏以臣聞疾旅舍絕不與人相接最後聞承旨  
臣尹鑄上疏陳大義首言自強之策一邊清議  
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臣竊憂之此天下之  
大事也天下之大義也天下之大言也然所大  
憂者王者之師出於萬全我之生聚教訓英才  
俊傑足以勝敵服強然後可以有為試觀今日



之事我之兵力削弱人心離散國勢憂危天災  
百出當今之務內外戮力收人心選將帥守要  
害修器械備我之不虞猶恐其不及不見丙子  
之亂乎當時乘反正中興之烈與奴絕和親遣  
將益兵以防胡一朝奴長驅不幸王師陷敗  
宗社之辱生民之禍國不滅幸也今彼之強弱  
之勢比之丙子則懸矣然其兵力猶可制我之  
飢饉散亂之餘不此之戒而反速國家之大患  
前年海西虛警四方大驚數千里謂之國空虛  
無人可也臣竊憂之東方風氣微弱與中國聲

音嗜欲不同為方外之別國國小兵少其俗偏  
薄善守不善攻自古而然况奴與我地利長技  
各有不同者乎昔周時燕伯緡為王東略地朝  
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之  
王莽時欲發句麗兵以伐胡句麗不從此皆前  
古明証可鑒也惟 殿下察焉

仍赦請釋泗劄 丙辰

伏以臣感激 殊遇將力疾趨 命聞 慈聖  
違豫雨中冒夜疾馳纔詣 闕下以大聖人格  
天之誠幸收勿藥之慶大小臣民懽抃之祝蓋

前古之所未有臣不知所以為言也臣犬馬之疾極重下泄不收已七八晝夜元氣柴敗無餘昨日頒赦之列亦在闕下不得入叅臣死罪死罪臣竊伏念天地廣蕩之澤既無所不及而泗以臣之故遠配絕域未蒙恩典臣病伏中益用措躬無所隕越欲死以言得罪亦非盛世之美事也臣待賤疾少間欲請對冒陳所懷而病益沉重差間無期冒萬死仰瀆天威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以病乞通劄

伏以臣耄期之年傷夏暑濕下泄下血積旬月沉綿氣力委頓昏耗不省人事日亡百出他症蓋不足言也况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夫豈更論餘日長短哉有生則有死生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常道也今臣軀殼雖存精力凋亡一日不如一日如寒燈微火心盡自滅臣所願者謝事深居絕事物之感如保嬰兒或延時日之命亦萬萬理外之望也禮八十月告存此聖人不遺耆老厚其禮而欲其生也伏乞聖明憐臣適臣職任得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無非聖人

天地之仁也取進止

乞謝事歸化劄

伏以臣今年八十有二衰老之病非服藥可治者乞謝事返寂以待歸化非此不知命者也禮八十與瞽者拜君命首一坐再至不以備禮責之也老甚不能勝其職任者許致事老而以位居者譬之夜行不休罪人也故耆老忘歸君子戒之甚可懼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死生固大矣生而順死而寧死生之大節君子勉

之孔子返魯修春秋既絕筆於獲麟將死曳其杖而歌之曾參死曰得正而斃焉邵雍閑居死其神益明曰吾欲觀化死生亦常事東方有鄭欒者先知死期守默三年而死此皆知死生之變樂而歸化者也臣將死亦請學古人之歸化伏乞聖明憐臣許臣請事歸化之願不勝幸甚取進止

老病乞罷劄

伏以臣年老病世間剝無常今為日積久元氣耗死已逾旬月喘息奄奄年積者盡病積者死

藥力所不效知命者安而歸化足矣歸化之境  
莫如無事臣一日釋負一日無事宰相之職一  
歲有一歲之責一日有一日之責臣雖甚老荒  
心常惴慄不敢以暇逸自安禮七十許致事周  
官不舉其職者其罰墨臣年過致仕之年過十  
年其罰不惟不舉其職昏耄尸曠自速譏訾亦  
庶士所恥問其官則宰相問其責則不知問其  
殊遇則前古無比專享富貴光寵無一報答天  
下古今安有如此宰相哉負 殿下既大臣罪  
萬死伏乞 聖明許罷臣職以重國體以安微

分臣死亦安矣莫非皇天覆燾之恩區區將死  
者之望也取 進止

乞逋劄

伏以臣八十老敗之狀 聖明所知也自前年  
大病後元氣無餘今夏傷暑濕下血下泄五十  
餘日柴敗已極昏耗加甚步趨不如前視聽不  
如前思慮不如前人事全已虛帶職名頽仆枕  
席雖 聖明不以奔走之勞責臣身有大臣之  
名國之大事小事漫不知何事政事堂為養病  
之坊古人譏之况臣偃息私室據高位食厚祿

徒取一身光寵為朝廷羞雖被大罪臣決不可  
冒居重任以負 殿下幸許通職私便仍留都  
下病若少間可以入侍 經席可以參備顧問  
不必冒虛名處匪據然後事 殿下也伏乞  
聖明特賜恩逋以便公私萬萬幸甚

待罪劄

伏以臣病伏中又遣近侍 宣諭聖旨惶恐墮  
越不知所出議政是何等職任而如臣無狀加  
以老耄冒居本職既已經歲之久而病入沉痾  
朝暮顛瀕壑 聖德寬大雖不責之以奔走服

勞臣心悚畏寤寐不敢自安辭免不已 聖教  
又勉諭以古人之義尤有所不敢當者也臣自  
量精力老病既萬分難強而亦非不知大 祭  
當前而恐一日冒居一日負 殿下聖教至此  
臣死罪死罪又伏見邸報領議政臣許積左議  
政臣權大運以配享諸臣議 啓事各上劄自  
陳臣亦預知此事故判書臣金佐明勁直敢言  
盡心國事國人所知賓廳會議時兩相臣以書  
問臣臣以為僉議既同事已歸一何可更容他  
議以此答之今二臣者因柳命堅爭論連上劄

云云臣亦不可晏然冒陳一二不勝恐懼隕越待罪之至

請執德益剛劄

伏以臣向者病伏中得見前大司諫鄭載嵩論金壽恒典禮既正國是已定敢生異議肆然無嚴此實 聖上討罪不嚴執法不固偏儻之弊無懲而然也臣即欲卞破而臺諫論 啓故止之耳今已再 啓三啓而 上不聽臣竊惑焉國制之期與體而不正之期不同今以為期則一也及為護黨立幟之計不正無忌憚甚矣此

而不加之罪詖邪之說無時而可熄也 恭懿殿服制一款雖有傳訛差誤之失後來從經傳既有定論明白非所疑也然實非關係於論罪輕重此不足言也伏乞 聖明執德益剛使國是無撓於邪說幸甚幸甚

因論配享事乞遞劄

伏以前日配享臣議 啓時僉議以故領中樞鄭太和為首臣亦無他意以從僉議及見李沃權震翰所論勁直真諫者之言臣始覺臨事昏謬多忌心內慙上劄請罪 孝廟之喪時烈不

用邦君之禮用體而不正之期太和以首相不能禁假大明律九族圖長子衆子期年之說以彌縫之彼喜其期年不甚異已也定行期年之制一時譏太和以保全優於相業輿論愈久而不快者此也一人爭論是非紛擾一至於此此無他利害亂之也必無一毫私意而處之然後人心服而物論定也 上心以太和 先朝耆舊大臣今且僉議既已歸一重於更改則臣請有一焉當時去中興不遠勲舊大臣逮事 先王負令名於一時者不謂無人考之實錄問于

諸臣亦許配享則少一人不可多一人不為不可於奉 先王之道且盡矣答輿論亦有辭矣惟 殿下深思焉臣衰老重病有加無減日漸沉劇伏乞憐臣適臣本職兼職得任便將攝望一分復更之命亦可哀也

被斥自列劄

伏以頃者賓廳獻議張善澈呂聖齊極言被罪諸臣之無罪以為召災之本今又趙嘉錫托應旨進言臣未見其原疏而傳者以為辭說累萬而又以鄭太和黜配享事專攻臣不遺餘力云

近來朝廷風色不佳一言相忤罵詈詬辱蓋不足言而至於臣以老妄心無所主專聽浮薄之言目之則此獨忠厚之言可謂善言老人者也  
太和以首相怵於一時利害曲為保全之計其心走卒皆知之不然趙綱言尹善道事當得罪  
太和何以為有益於身而無益於國也太和以三朝耆舊遭遇亦不可謂不配享之議臣與  
領議政臣許積私相酬酢臣之意蓋其遭遇之際固無不可而事或有不然者及議啓之日臣  
以疾不參僉議既一之後來問臣臣心固有不

然者數三往復領相之意不以為可臣才與力爭以老悒辭謝然李沃權震翰所爭真諫者之言遂斷然持之太和果有遭遇之隆而考其行與事則有不可掩者不有先王一朝覺悟則使先王終不免百代之議物議不快者此也  
凡論議之正取是而捨非從善而去惡又不可以前後異見為咎也取人在其人賢能功業不以寵遇為高臣悒耄之見如此又冒據匪據譏疵旁午人言之來固所自取王制七十許致仕以盛世之殊遇先王制禮何可違也令謝官



歸田里以終餘日大聖人終始大恩臣無任戰  
怖隕越之至

記言別集卷之三終

記言別集卷之四

疏劄

辭耆老所堂上劄

伏以臣昏耄告老仍辭免耆老所堂上 聖批  
不許至遣史官傳諭臣惶恐隕越不知所為也  
本所古事非文官不參非文官入參者或有之  
而以一時人言止之臣不可冒居以踵前轍伏  
乞 聖明亟收成命不墜耆老古事不勝幸甚

請辨國誣劄

伏以皇明記略我 先王中興功德卓冠百王

者不但失實訛誤至有人臣所不忍見者凡在  
廷之臣孰不痛心疾怨必欲以死表白於天下  
後世也辨誣之事不可一日遲也聞頌議政臣  
許積以為大臣不往事體不重請自往首相任  
軍國重事不可往也昔者光海昏亂無道國人  
內叛癸丑戊午之變蓋極矣先王以仁代虐  
天人合應無慙德於百代今六十甲子已周舊  
臣多老死臣雖不在職見當時事者莫如臣而  
臣老病不能請行負國家大矣 殿下宜罷臣  
選擢賢能以代臣任之以專對之責以遣之乃

國體大善臣亦死而瞑目矣臣病卧冒陳危懼  
死罪死罪

辨先誣疏 丁巳

伏以臣老昏泛聞趙嘉錫陳疏辱 朝廷數臣  
罪臣耻與嘉錫卞上劄自責矣又嘉錫原疏下  
始得詳覽嘉錫譬臣等於衮貞又贅入臣曾祖  
行判書臣磁以厚辱臣先臣不勝竦然之至臣  
曾祖臣磁在 明廟初李苞受密旨與鄭順朋  
林百齡議及於臣之先祖臣之祖嘆曰事連良  
善每按獄與苞常相及及定功行賞 上重其

事令元功子弟有功者皆受封臣之祖辭以無  
功疏上上乃許芑愠言曰上待功臣欲與  
共休戚今不受者何也後臣之祖為吏曹判書  
閔齊仁嘗力伸乙巳冤枉事目為黨逆謫居公  
州其弟齊英得唐津臣之祖心知齊仁困故也  
芑已深怒於臣之祖以為與罪人陰相厚時陳  
復昌李無彊為兩司芑令毀論臣祖以託以憂  
國陰護逆賊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為邪論且  
引唐津事文其罪案竄洪原憂懣死王堂極言  
無罪上感悟即復其官爵宣廟時追罪乙

巳按獄諸臣其時宰臣白仁傑許曄尹根壽等  
皆以臣祖為可宥而不可罪也文定朝諸臣中  
臣之祖獨免於追罪在國朝儒臣李滉文集權  
撥行狀及海東野言東閣雜記閑話諸說東閣  
雜記曰權贊成撥初以任灌仁淑之竄謂受罪  
暗昧上心頗不快尹思翼曰當大行大漸臣  
謂撥曰急迎大君撥不答及有命且啓曰有  
大臣在臣不敢擅此事罷出許磁瞳視思翼曰  
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無他意也  
欲陷之者何也思翼面赤無以應此出於先正

臣李滉所撰權撥行狀亦載海東野言又任輔  
臣丙丁錄曰東崖南仲俊邁有風度為儕輩所  
重嘗為吏曹判書不受關節區別賢否小人多  
怨之竟被搆陷謫死洪原平生好義每受祿俸  
量其用度別藏其餘親戚鄉黨有喪者救之有  
急者賙之身死之日人皆憐之東崖臣祖別號  
南仲字也故相臣李元翼古事閑話曰元貳相  
混以九十 宣廟每召見問古事混對曰 明  
廟初許磁為吏曹判書臣為叅判磁嘗上疏言  
陳復昌之姦復昌恃恩益恣適北伯闕試求之

欲觀磁之待已也磁曰初具壽聃誤薦此人乃  
並擬之復昌實不意有此擬也大恚恨之磁曰  
既求而反恨之真小人情態也其剛正直氣有  
如此云臣之父死李元翼作哀悼文其略云不  
忝賢祖考浩然返丘壠如是而足矣此皆臣先  
祖言行事業為後賢贊美者如此安敢誣也嘉  
錫雖搆誣欺 殿下既載之諸說斑斑可見耳  
臣無狀逢彼盛怒辱及先臣然此不過臣之私  
也以臣之故緣及 清朝詬辱至此臣之罪也  
臣安敢晏然居此位也 殿下亦久留臣無益

也乞罷臣職以尊朝廷之體幸甚幸甚臣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嘉錫滿紙胡亂之說無非  
傾軋朝著攻斥大臣救護罪魁欲售反案之計  
其人情態不忍正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  
以副朝野之望

副提學李沃承旨權璫校理權璫持平李鳳  
徵侍上沃從容問璫曰亦不相不出何也  
上曰趙嘉錫侵斥故也沃曰亦不然也右相  
之先世有行判書臣許磁當乙巳之禍苞元  
衡以爲必倚於名其人其計可售也密旨下議  
及於磁磁以爲事連良善每議獄常相反至  
辭功不受又仲救善類而撥得人免於禍者  
磁之力也卒以讒殺竄而死人心多冤之者

東閣雜記又其他野中諸說多載此事先正  
臣李滉文集權撥行狀亦詳載當時事右相  
疏劄累上批答皆不及此事右相不敢出  
也璫進曰時烈誤禮釐正首事者右相與尹  
鏞也故彼嫉之上曰子全欲逐之詎辱其先代  
無他意也上曰子全欲逐之詎辱其先代  
堂李滉文集權撥行狀付標以入

傳曰今觀呈單不覺愕然不知所以為諭累度  
呈告之批已悉勤懇之誠予意謂卿必廓然改  
圖今乃釋負之章遽及於仰成之辰此必誠敬  
之未孚而然也心焉忸怩復何言哉噫卿因嘉  
錫之疏如是引嫌予以為大不然也先正臣文  
集中乙巳之禍卿之先卿扶護士論之迹昭然

載錄予亦覽之詳矣嘉錫構虛捏無胡至此我  
予實痛惡卿無一毫介念之事安心勿辭亟斷  
來章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辨誣後乞逆劄

伏以殿下曲察垂死老臣痛心微私為之明白  
昭雪 下諭勤切臣奉讀再三感激泣下不知  
所為也臣被人愠憤積謗之日久矣至於辱及  
先臣臣之罪也賴 殿下明聖特賜伸枉 恩  
及九原隕者結草無以報答萬一臣一息未絕  
安敢忘 殿下之義也臣不才加以老悖人事

全亡死病乘之朝暮顛溝壑身糜誤 恩光寵  
無比尸位曠官慚愧百僚憂畏踧躅置身無所  
殿下憐臣許臣休謝令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生  
死於 恩澤之中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戰怖  
隕越之至

又上乞退劄

伏以臣既荷皇天仁覆之大 恩已死者魂魄  
枉已伸矣寃已釋矣臣感激涕泣豈更有一毫  
蹤跡之難而強為引入為事哉臣老病不足言  
也氣血衰弱疾病易生如老木根株已枯隕落

先霜精力已死微喘如線廢食沉綿人命奄奄  
老臣年壽已窮氣力衰亡方此國事艱虞之日  
冒忝匪據無一報效疾病又劇心火常煎幸賴  
大聖人曲全恩私優暇日月如保嬰兒釋負就  
閑將攝有方則心安則身安身安則氣安  
得迺頌史之命可謂事 殿下有終而生亦  
天恩死亦 天恩畢陳大願於 天地父母萬  
萬無他望也禮七十致事八十君不召伏乞  
聖明憐臣適臣本職兼職 許之以無事然後  
老死者得所而古聖人優養老人之禮盡矣惟

聖明垂察焉

引年乞通劄

伏以臣前後言老病乞遶職任實非循例辭免  
自便之計 殿下不許辭去 敦諭繼眷辭旨  
嚴重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七十許致仕有  
事則 賜之几杖而留之臣今年八十有三  
賜几杖又三年精力消亡衰病沉綿 殿下所  
知也如此而不辭爵祿實慚愧百僚老而不去  
古人以夜行不休譏之足以為戒 國朝古事  
以臣耳目所及者言之 宣廟時元混宋贊皆

八十其優待之禮處之無事散地令任便遊息  
時賜顧問鄭宗榮洪可臣皆七十致仕李元翼  
八十三告老郊居有大事則來或就問之此皆  
盛朝以廉耻待數臣者數臣者亦以廉耻自處  
至今鄉里父老傳說為美談臣以禮義古事事  
殿下殿下亦以禮義古事待臣君臣之禮兩盡  
而為 國家之美事也

乞收扶掖之命劄

伏以臣老病沉綿氣力全不收拾精神已謝前  
亡後失言語無序視聽衰亡百事壞墜月日之

間無復前日人事決無入侍之望伏聞有出入  
扶掖之 命益用惶恐隕越不知所為以此情  
事事勢不可冒居爵位如得解職調治庶回一  
分生道更得隨參入 侍之列亦不待扶掖而  
可以出入也伏乞還收扶掖之 命逋臣職任  
以恤垂死之命國事幸甚私事幸甚

進言劄

伏以臣伏覩 殿下至誠悶旱親禱無應天之  
降灾非 殿下馨香之德有所未孚也牲幣禮  
節有所未盡也天之譴怒在萬民之愁怨萬民



之愁怨在軍門太盛兵政繁苛徵歛興作無節  
民不聊生積怨之灾也不汲汲於保民之實惠  
而禱祀特末也前者變更群弊之命實聖  
上保惠子民之至意而廟堂書啓臣未知果盡  
祛病民之政也耶邦國之治在先正朝廷正朝  
廷在任官惟其人前者掌銓選以行私之誚適  
職者銓官旋擬風憲之長甚無謂斯人者雖福  
塞好自用無忌憚公論可畏其所自處不當如  
是肆然也羞朝廷壞體統甚矣臣老且死見國  
事日非冒進責礪之道臣無任死罪死罪

論事乞歸劄

伏以臣得見行護軍睦來善上疏甚矣人之不  
自反也其所謂舉爾所知者所舉者何人所知  
者何才也數月之內以姻婭私昵得官者以十  
數計而自以為舉其所知則此高叟之為詩也  
人之言至今未已諫官金邦杰權震翰以一言  
忤已塞其顯路專以恩怨行其意欲朝廷所知  
也疏末所謂方張之論未知指何事而言也大  
禮釐正之後告廟頒教之論臣亦偶有所聞而  
臣誤認以為非討逆不可後考之野史金安老

敗死亦告廟頌教古事有之况今此之論先  
王遺意 殿下善繼其志今大義已正祇告  
太廟可也罪人寬典一時特恩亦無所不可也  
有來問者以此答之彼必得聞此語強為疑亂  
說何心也臣雖老昏常預黃閣末議臣見如此  
果可誣耶觀其䟽語用意深刻使此人用事朝  
廷必受其弊臣老矣乞骸骨歸死田里萬萬無  
憾也

論科舉不嚴劄

伏以科舉不嚴冒法弄奸之習數十年來縱恣  
尤甚每科無無言之榜事體痛惡 聖明洞察  
其弊每設科申明警飭非不嚴重而濫率隨從  
者見捉於春場從外改作者又敗露於今尤極  
寒心竊聞 廟堂欲考覈試卷刀擦改書者與  
奸狀見露者將一例科罪云然則借作代作者  
厥罪惟均亦不可不問必嚴覈推治以絕其奸  
以正清明之治也取 進止

論試官劄

伏以朝報中臣伏悉 殿下下教嚴重試官出  
題之意實為可駭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當試

言言別集卷之四  
士之日以無義無據之意引左傳隱然試諸生  
諸生等覺之據大義不作則不得已改題而諸  
生等或不作者有之云左傳引喻之事專以捨  
長立弟為非歸咎先王用意無狀顯然貶非  
顯廟釐正之意抑何心也 孝廟以 仁廟之  
次嫡建立為嫡嗣又既踐祚即位則昭顯雖有  
子 先王所廢不可以有子論 孝廟先王所  
建立則亦不可以非嫡論也况天子諸侯有奪  
宗之貴於禮不言乎以國之大統不歸於 孝  
廟臣實未曉其心也此大義之罪人也掌言責

者無一人敢言者其所謂義疾喻於何惡石喻  
於何大禮既正之後罪罪人不嚴及今朝廷之  
羞辱至此此實國家自召之也良為慨然臣冒  
居大臣之列不得不言無任戰怖之至取 進  
止

論科舉劄

伏以考覈試卷驗其刀擦此今日之事最不可  
已者而何故旋即罷之也以為文深小苛而罷  
之則此大不然書曰刑故無小周官折獄以五  
聽附于刑臯陶不為苛周公不為深今欲捨所

犯而不問則方閱實其罪何所據而考覈也借  
作弄奸族大者專占其行私用情無忌憚而至  
此不文者占科可數而今周道之敗周道之不  
幸而已良可笑也考覈試卷之議行而弄奸者  
無所逃而知懼今反所犯自揜知懼者攘臂此  
厚於奸而薄於法厚於私而薄於公公薄則國  
薄墻薄則壞縑薄則裂國薄則亡臣竊憂之科  
舉不嚴選用專私朝廷污濁亡國之術也此而  
不嚴則終無以禁奸糾邪國不為國為天下後  
世笑無窮矣作法旋罷一則兇戲一則亡法兇

戲受侮亡法招咎况行法掩奸弄奸之妙美臣  
竊惜之科舉如此故朝廷如此朝廷如此故國  
事如此國事如此故人心如此人心如此故世  
變如此今日之世變皆亡國之變也惟聖明  
垂察焉

論戶布劄

伏以臣初聞入侍諸臣之議皆以戶布為便  
僉議歸一臣知此事難行不欲多言以待睿  
斷昨日與領相相見言及此事領相之意請問  
大臣未入察者為言則意有所在臣安敢不盡

言於詢問之下乎雜弱兕充伍物故者在籍不免收布事甚無據此皆首先變通者也為百姓號寃作戶布之法兕弱物故隣族出布有數戶出布則無窮此法一行四方號寃倍蓰於物故兕弱隣族之數為國家增怨於四方不亦難矣乎自辛亥大無百姓流離餓莩以億萬計至今五六年生聚未成閭落蕭條有若大亂之後又飢饉連仍民不聊生作新法收無名之布百姓夫誰曰 聖上哀憫百姓至此百姓何憚於出布以違朝廷之美政乎云初則悅之者不十一

二而終則怨之者百千欲保民難矣此法之作為國家誠至而術踈雖欲富國百姓困苦誰與為富百姓流散誰與為國臣前後上劄言此事多矣而老耄之言不適時宜臣何敢更有云云

以禮進戒劄

伏以臣老悖昏耄受國 厚恩無一補益治道臣負 殿下大矣臣勉起病力連日入侍 天威不違顏咫尺耳聾語訛眷眷微衷無以曉達宸聰踧踖退私恐懼隕越若無所容忘慙復進瞽說死罪死罪君位至尊君禮至嚴君不嚴則

國不重故君道不嚴衰國之治也方今朝綱大壞上下紊亂大小陵夷至於人不畏法無法無義帥臣兵權太盛士卒驕悍良民不堪四方愁怨上千天道星妖物恠雨雹旱乾天之告警可謂極矣此非細憂春秋言治道褒善糾惡明王道之大法莫如尊君嚴禮君不自尊由禮而尊大義出於禮名器出於禮等威出於禮誅罰出於禮勸賞出於禮道德仁義君臣父子非禮不立政弊法亡民散國亂非禮不立故家國天下禮治則嚴嚴則正禮亂則慢慢則散此亂亡之

戒也毋以戲狎遺禮毋以私昵毀禮毋以怠傲棄禮毋以細故廢禮此皆亂亡之媒灾殃之主不可忽也積怨召灾積灾召殃可不懼哉遇灾祇畏寬民保民諸臣獻議已盡之矣臣愚以為殿下所自勉者亦宜執德惟健祇敬日嚴率礪臣工以警怠倦有官守者各得其職有言責者各得其言顯善威惡良善有所勸小有所懼與廉勉耻朝廷自正人心自勸四方大順矣臣耄荒之言固知不足有補於大聖人治化之萬一而臣閱世久矣見聞多矣或可採於芻蕘

之末臣不敢多讓惟 殿下少垂察焉

賀 上候平復仍進言劄 戊午

伏以 聖體違豫日久大小遑遑天佑 聖躬  
今幸漸至復常實 宗社臣民億萬無彊之慶  
也臣之疾非醫藥可效調攝可痊年壽盡矣氣  
力盡矣人事盡矣此臣賦命迫矣所願者謝官  
休事安於歸化而已無他願也為 殿下請以  
一言為獻養德性正思慮節嗜欲慎起居四者  
修身制行帥天下以善之大源也德性不養則  
怠棄明命思慮不正則敗壞善道嗜欲不節則

沈蕩伐性起居不慎則惰慢滅德憊不戒人  
生而靜靜為衆善之本所養者靜德性全而思  
慮正嗜欲平而起居嚴故君子修德必以靜為  
本然後德立道成而亦養壽命之要道也垂死  
一言猶鳥將死而哀鳴惟 殿下深思而察之  
取 進止

陳質後進戒劄

伏以皇天陰佑 聖躬譬候痊安萬幾更新自  
朝廷大小臣僚以至閭巷百姓莫不忻忻然舉  
手相慶既告于 太廟布告于中外天道大豫

生祥降瑞 聖壽萬壽康年穰穰黎民富樂為  
億萬無疆之休也犬馬老臣雖朝暮顛溝壑亦  
瞻向魏闕懽忻慶忭何可勝道哉此皆在 殿  
下臣聞喜極則慶慶極則戒臣民以喜極為慶  
殿下以慶極為戒戒逸欲畏天警遠佞人慎戚  
屬敦忠信顯善威惡加勉 聖德三代聖君兢  
兢慄慄警戒無虞者此也臣尸居三公位疾甚  
不得參賀大禮臣實死罪死罪取 進止

乞罷劄

伏以頃者陳賀大禮臣疾甚自 闕下退歸之

後手足痿痺加甚步履益艱老敗以後病益沉  
綿一症加則 息愈微日就昏耗人事益亡三  
公何等重任中外無事之時尚不敢尸位怠慢  
此時何時此人何人而不特國家多事歲饑民  
窮憂虞孔棘而一無報效厚食安養稱疾自便  
自任以卧閭論道而忘廉棄耻亦不之恤臣罪  
萬死雖 恩澤隆洽憂畏益甚不知所出縷喘  
奄奄死不瞑目伏乞 聖明許臣乞罷以重國  
事

請告受暇劄



伏以臣之此行本非去國之行禮之報本追遠之節聖人之所不禁人情之所必勉者也九月天氣始寒堅冰尚遠老臣自量氣力可以扶曳往返不至顛仆請告受暇以終禮事為至死無憾之大者而大聖人以禮勉臣之道盡矣君使臣以禮之義亦然也惟 殿下垂察焉 聖德幸甚老臣私願幸甚

乞就西樞劄

伏以時時入侍之 命久矣此亦惶恐隕越不知所為身為大臣偃息私室不顧職事以暇日

時時入侍為自便計無人臣禮臣罪益大臣之老敗不足言久病之中元氣無餘下泄不止一向無間臣之言病亦已支離雖實狀如此居其職任意怠慢以率百僚此臣首毀朝廷之體事理大不然况北使當前事務甚重尤非大臣稱病自便之時辭三公乞就西樞臣幸免罪戾伏乞 聖明逋臣職任以重國事幸甚幸甚

乞逋職任往返劄

伏以臣蒙荷隆眷察臣私情難竭慮臣老病添傷道路 聖教至此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

遷主埋主之節世代之變追遠之禮於是焉畢  
幸一息未絕躬執奠獻少伸終身無憾之誠至  
願也臣之久病元氣衰弱下部無氣行步不利  
不得入侍 經筵者亦此也然扶擔而出一日  
之程期以數日休息時過半可以得達矣願臣  
所望於 聖明者許逋臣職任大小往返自便  
更無憂懼悶縮之私萬萬大幸實荷天地之大  
恩臣無任戰怖祈懇之至

辭月廩劄

伏以臣辭月廩非一再而 上終不允許臣益

惶恐隕越不知所云臣本不有聘幣之招而以  
門地得仕不圖濫蒙誤恩爵至卿相况庖廩之  
饋非賓師不可 上之所賜下之所受皆非禮  
之物而此不過私一臣也非大聖人均施大恩  
以育群下者也今當百官減俸之日尤不敢晏  
然無變伏乞 聖慈益加意深思亟收月廩之  
命以安微分幸甚幸甚

請除餼廩受常祿劄

伏以臣病閉中得見郵報以歲飢財竭百官領  
祿皆減石數臣獨以何人坐食月廩如平時而

無減於諸臣也請除餼廩之饋例受常祿以安  
微分不但臣心無冒濫之耻亦 殿下使臣以  
禮之道也惶恐敢請取 進止

先生固辭月廩  
伊時首相白

上收例祿而存  
月廩故有此劄

乞休官謝事歸死田里劄

伏以臣老敗耄荒 聖明所以俯察無餘憐其  
將死之日久矣既耳聾眼眇心昏氣乏行步不  
成扶杖無力不可復以人事責望衆人所知也  
雖 聖人大德不忍以老故一朝棄之不收職  
名亦不責任職事設令任便自居恩禮之厚至

此臣感激大恩亦不欲違 咫尺之威死而不  
辭固臣之願也顧自念職名甚重不可以老耄  
無人事者苟位尸職為厚食之具而已不仁臣  
心所大懼廉耻所在衆人所指者臣何敢冒居  
以辱朝廷哉伏乞 聖明特許休官謝事歸死  
田里亦三代聖君優待老臣之大體也

乞罷職任以安歸化劄

伏以 殿下不遺垂死老臣至累遣近侍敦諭  
勉起殊眷益隆臣非木石安敢不為之感激思  
効為 殿下死也臣年老昏耄無人事久矣雖

居室之私氣力倦怠百不如人朝夕之間人事  
明暗異變使喚僕隸長幼錯呼語言顛妄首末  
無序委頓昏迷如死如夢如此而虛名在職實  
無意義老而不去古之人耻之决不可以寵利  
之私忘廉冒耻不辭爵祿以負 殿下自貽朝  
廷羞為 聖朝之累也乞罷大小職任以安歸  
化不但臣得遂分願實王制古事亦聖王之美  
事也取 進止

告歸進言劄

伏以 殿下察臣首立之私許違臣職任令私

便臣感激 大恩隕涕之外不知所云臣一息  
未絕自量氣力寸寸行去歸省父母丘墓死無  
遺恨於心矣臣家有拘忌之憂身雖居處異室  
不敢詣 闕祇謝新 命死罪死罪臣冒進一  
言此垂死者訣語數十年來世道大亂人心陷  
溺王法廢弛汙濁成風義理晦塞願忠者無所  
勸有罪者無所畏無法無紀人心散亂災異示  
警此何景象也此大亂之治也臣冒居大臣之  
位四年無一匡救苟保寵祿曲荷 恩私縱不  
得罪於明時臣恐無以自脫於四方後世也臣

區區所願者 殿下警戒加勉聖德內則嚴宮  
禁抑私枉外則納忠諫斥邪佞不墜 先王艱  
大之遺以成中興之業人心國勢離者合亂者  
治危者安天道大順後世稱聖主矣取 進止

進言劄

伏以臣自遷居江上疾益沉重荷 殿下恩渥  
至遣醫饋藥幸之垂絕之命得至氣息少蘇此  
皆 仁恩溥博遍及老臣既釋負就閑任便將  
息江山烟月皆是樂生之願蹈舞 聖化生死  
於恩澤之中臣請獻一言聖人之學兼心無私

敬小慎微安養德性虛心下士察於忠佞顯善  
威惡好惡必嚴毋殺於私昵毋安於便嬖警言戒  
祇畏以承 先王艱大之遺用賢備股肱則君  
尊而國安上下同心則四方和寧同寅協恭在  
君德休形守靜崇本重禮勿示虛偽誠心接下  
萬民歸心不待恩而愛不須威而嚴天人合應  
享福無彊老臣垂死一言實是區區獻芹之忱  
也取 進止

上候痊安後進戒劄 己未

伏以今年大旱非但百穀不成陽氣畜積人多

下滯灾害甚多自春夏来 上候未寧荷天之  
休幸至痊安然 違豫日久元氣未完起居節  
慎之譽起於尋常燕閒之私祇敬嚴肅之戒或  
懈弛而不覺因以成習積習成咎積咎成灾甚  
可畏也又豈但政治之闕失而已亦有害於養  
壽命之本也况疾病聖人慎之昔孟武伯問孝  
於孔子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能以父母心  
為心可謂孝矣以武王之聖敬德不訾器皿服  
御皆有銘其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  
壽聖人警戒深切如此老臣區區慶祝之忱用

申戒于 聖德死罪死罪惟 殿下深思而熟  
戒之聖敬日躋壽考無疆 聖德幸甚邦國幸  
甚取 進止

議宗廟位板改題劄

伏以臣感冒頗重委頓沉綿之中 召命臨門  
臣病力如此不得扶曳趨 命臣罪萬死 太  
祖太宗王后位板題主皆稱王太后未知其故  
也國初邦禮未備多襲麗古麗之古事亦或然  
耶抑 太祖太宗功德卓冠百王特為尊稱之  
號如此耶當時功臣貴臣議此禮至尊至敬之

地安敢以私意斷定也必有稟命之事亦或有  
上教未可知自 咸廟以下宗廟之禮始有定  
式當時去古未遠諸大臣必有及知古事者而  
不改於此時臣之淺見改之不可不但未安於  
神道而已也徽號追書事亦甚未安此非誤書  
追正之比臣以為徽號既成書之玉冊用之祝  
詞則追書固善於闕禮而 位板奉安已久神  
道已安追書未安大於不追書未安或不無當  
初所以然之故如不得已終有追書之節則考  
之實錄以求古事無後悔之咎大善也取 進

止

辭免太僕提調劄

伏以老臣厚荷 恩遇既許歸田里又軫恤生  
養令本道饋給米饌今臣身處田野食官如舊  
事理所不安惶恐隕越不知所處也又不但此  
也臣衰老垂死何幸釋負就閑以終餘日實是  
大聖人仁愛老臣之盛意也司僕提調之任仍  
帶不改安有身退而職名在身者也各寺之中  
本寺最多事事務且重臣有所不安者此也  
臣昏耄當臨行勉留之日不敢請辭今始辭免

死罪死罪伏乞亟 命適改公私幸甚幸甚取  
進止

辭造給居室之 命劄

伏以臣伏見邸報筵臣白 上以臣失火無家  
有居處之所造給之 命實出於萬萬意外臣  
聞 命驚駭隕越不知所為此時何時此人何  
人也方今旱災太甚禾苗盡枯百姓阻飢郡邑  
賑恤不給而作室非役民不可五六月農事方  
急以一臣之私役民造家又非其時聽聞大駭  
人心怨咎此非細故董役結搆決不可為也月

廩之賜古者惠養賓師之重禮誤及於臣事已  
可駭而又仍受於既退之後事尤無據賜與受  
皆非禮也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乞并收成  
命毋貽四方後世之譏幸甚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冒萬死瀆擾 天聰極知罪戾而 聖  
德寬不罪臣至遣近侍溫諭益勤臣感激隕涕  
不知所為也頃者筵臣以臣失火無家白 上  
引故相臣李元翼古事為言此則不然 仁祖  
世李元翼退老鄉居 上聞其居處不殺風雨



言言別集卷之四  
二十四  
嘆曰為相四十年草屋數間而已耶令本道作  
正堂以賜之前古治平相黃喜有賜宅之事至  
今稱之為羨談本朝三百年前後兩臣而已如  
臣淺劣何善於人何德於世而徒以虛名上而  
欺 殿下下而欺一世幸不得罪於明時甚大  
懼而反有不敢當之寵 命天旱歲飢民事違  
違而役民起造聽聞可駭而今方吐使入國中  
外多事民力困極而又令撥其耕耘趨役於餘  
外人臣之私而欲百姓無怨咨不可得也且臣  
既乞退田里而仍食月廩之賜最甚無義害大

體亦非細故也伏乞亟收成 今以重國體臣  
不避重誅更瀆 天威死罪死罪取 進止

三劄

伏以今臣之事皆非細故事體之失莫甚於此  
民瘼之弊亦莫甚於此臣反復進言 上教嚴  
重臣惶恐墮越死罪死罪臣乞退鄉居月受餼  
廩之饋事甚無義又有筭室之命聽聞可駭前  
年畿內大飢今夏又大旱歲飢捐瘠之恤使民  
不失農時王政之所先今私一臣有此不當役  
之役以病農 上之所命下之所受皆非也且

臣是何人敢與數百年中古名臣賜宅者比並  
恬然無讓人謂臣何人君優禮不擇則國勢不  
尊人臣滿溢不戒則災害並至臣安敢受不敢  
當之賜以成 殿下之過舉而自取無義之重  
誅也臣力辭固辭而不知止者此也惟 殿下  
垂察焉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四劄

伏以造給居室之 命臣既備陳其不便而  
殿下不許臣竊悶焉茅茨採掾結搆便易何借  
於人力何弊於縣邑而 上心軫念不已有比

僭分之寵 命恩私太盛有妨於國體况天旱  
歲飢民事遑遑而役民非時民生疾苦萬狀必  
親見然後乃知臣之此言非泛然辭恩之比也  
月廩之賜臣嘗在官時上疏乞辭者非一而况  
今身退之後月廩猶在無事食官古之人讓之  
上不以禮食臣亦不以禮食於上非君臣相  
勉之義也今 殿下不以禮食臣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  
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辭太僕提調劄

言言集卷之四  
二十六  
伏以特遣近侍傳諭 聖旨惶恐隕越若無所容 殿下以臣為先朝老犬馬雖甚耄荒不忍遽棄欲縻之以職事以示優恤之盛德臣亦感激德義安敢不盡心於 殿下之殊遇也至於爵命筋力已死 殿下雖寬不罪臣臣不可無事坐食以俸給厚利為心也司僕雖小寺事體之重職務之煩固非他諸小寺之比臣既衰老在外雖尸位曠官與在京時又不同且以臣之故廢貶久廢亦已經歲矣有官守者事體豈合如此伏乞 聖明適改老臣以重國體幸甚幸甚

甚取 進止

又

伏以臣老耄乞退司僕寺提調之職比之諸小各寺事務最重以臣昏耄斷不可統理前日在朝常恐尸曠之誅矧今身在鄉廬復敢欺 殿下乎冒死瀆擾力辭固辭者非專以暇逸自便為心也事體當然也一心悚慄不敢安居而聖教益重不許恩適臣誠隕越不知所為也聖心殊眷固亦至矣而至於職事不可以寵利冒居貪戀恩澤棄恥忘廉以專渥惠滿廷諸臣

視臣為何如也伏乞 聖明亟賜速改上之使  
下下之事上其禮俱得矣月廩之賜前後上劄  
既備陳不敢受之義而復有令縣官輸給之命  
殿下加禮老臣隆眷亦至此而此過禮之禮非  
所以以禮之道也臣亦以過禮之禮自居不戒  
僭越以成 殿下之過舉臣罪益大惟 殿下  
垂察焉取 進止

賀 聖候痊安仍待罪劄

伏以天佑 聖躬上候漸至痊安之境 宗社  
臣民之慶至矣臣無任懽忻慶抃之至臣衰死

之年氣息危乏不得進參起居之班以遂犬馬  
之忱自此至都門百里去鄉里五十里欲留則  
貽弊州郡欲進則病力如此不得已取近寸寸  
昇歸鄉里以待死生恩澤之中臣無任死罪死  
罪取 進止

獻太僕牧場圖記劄

伏以臣嘗在官次考閱太僕圖籍得牧場地圖  
古畫破屏有後叙 仁祖時提調新豐府院君  
臣張維所撰具述國初畜馬古事頗詳盡至  
孝宗時提調故相臣鄭太和繼其事從一時便

宜變更以備 睿覽者也國家重馬政如此今  
世代遷易歲年且久牧場之地有折授者有移  
屬者有置鎮者古事變易既多牧場古圖臣未  
知大內有藏本與否而令本寺更作地圖一從  
舊本圖寫已成仍具記事籍以獻按圖考籍  
祖宗古事諸牧場地理大小畜牧盛衰人物衆  
寡歷舉盡矣

請勿罪人加律劄

伏以前日有以宋時烈加律事私問於臣者臣  
以無異議答之問與答皆不詳問某罪某罪當

死則答亦某罪某罪當死而未及論卞三司已  
發論臣之意不然請數之昭顯早世 仁廟擇  
賢而立之 孝廟以次嫡入承大統禮天子諸  
侯有奪宗之貴時烈言嫡子庶子以 孝廟為  
不當立之君貶損至尊疵誠 先王罪當死者  
一也 寧陵玄宮不敬之變亦 上之所知也  
時烈專掩匿覆蓋以地中蒸積之氣誣為吉祥  
置億萬無窮之患請外修封築罪當死者二也  
時烈擅國自用屏逐良善傲蔑前古變更 先  
王舊章無所畏忌世道陷溺誤國亂政罪當死

者三也此金安老貶死告廟為首罪者也至於  
首亂者知叛謀行叛計敗露而族誅時烈首發  
擅弓免子游衰之說遂為禍首罪固不赦然與  
賊同謀之跡未著按法之議不起於乙卯論罪  
之初 上亦貸之以不死囚之海隅江都凶書  
既發覺移之絕島又因獄事加律方人心大亂  
禍本當除此三司之所論而亦國人之所共快  
悅者也而當初既不以正其罪今以其所執者  
為逆賊所籍口而據以加律則於王者用法之  
道恐或有所未盡者也

收議

代喪受服議

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祝辭之稱哀似無未安  
之失以古禮言之則受服之節通上下行之無  
王家士庶之別不忍死其親之義豈有上下之  
別也經文雖闕儀禮經傳續篇已為禮令行於  
天下從之無疑臣之淺見如此伏惟 上裁  
收議由臣所謂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云者  
殿下既踐祚即位雖未代服攝行先王之禮者  
也故其下祝辭稱哀似無未安之節以此故也

掌令尹鐫上議中未受服而事皆攝行則恐非受重行禮之義也此未曉臣之本意以殿下為使臣下攝行之禮而云云也此禮既載於經傳續篇祝辭稱哀一節少無妨碍之嫌臣之愚見不得不畢陳

仁宣王后喪公主服制收議

仁宣王后之喪公主當服齊衰三年既有禮經明證更無可議伏惟 上裁

中殿募年之制收議

先儒諸說各有援據意各不同固難以淺見斷

定而儀禮子夏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得為宗子之妻服家禮小功服條亦曰為嫡孫及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婦姑在則否皆以傳重為重臣意請從儀禮子夏傳傳重之義伏惟 上裁

國恤社稷祭用樂議

禮有越紼而祭天地之文無廢樂之文天地社稷之禮極尊不可以卑而廢尊又有先王已行之禮不敢更有他議伏惟 上裁

丁巳增廣監試罷榜收議

增廣會試以試官犯罪自至罷場與罷榜一體

監試雖已唱榜久矣當初亦有人言參榜者耻之今當追罷無可惜之事武科亦何以獨存揆以國體似無難處之事伏惟 上裁

李桂事收議

人情以死自分者不亂有一分計較死生者亂桂之死其心已亂言豈不亂桂有賣國之言則當有賣國之罪而至論以大逆既籍其家父子皆連坐被刑則人心至今寃之臣以為罪可論竟可雪伏惟 上裁

趙挺事收議

趙挺戊辰之獄罪人以誣引自服特以舊主一言并其二子而投竄矣其二子皆已通籍挺死而未蒙 恩典今領左相皆以復官上議臣豈異同於其間哉伏惟 上裁

周慎齋 賜謚上議

故參判周世鵬其文學德行固可表於百代為士林所宗仰舊矣先儒文集中亦可見其有功於斯文特宜 賜謚崇獎以激礪士風不得不已者也伏惟 上裁



記言別集卷之四終

記言別集卷之四

三十一

